

集 選 藝 文 摘 文

大時代的小故事

信	家	封	一	:	舍	老
報			電	:	農 靜	台
事	故	小	大	:	農 靜	台
表	數	指	活	:	良 蕪 木	端
景	期	的	夜	:	羣	舒
待	的	熬	朦	:	紅	蕭
心	的	煎	被	:	以	靳
難			逃	:	紅	蕭
士	女	波	紫	:	塵 白	陳
子	房		找	:	良 蕪 木	端
腿			火	:	良 蕪 木	端
廠	鐵	鍊	在	:	麟 有	荆

重慶復旦大學文學系出版發行

書叢藝文摘文

事做小的代時大

行發社版出摘文

目次

老舍	一封家信	一
臺靜農	電報	一一
臺靜農	大時代的小故事	二五
端木蕻良	生活指數表	三三
舒羣	夜景	五七
蕭紅	朦朧的期待	六九
靳以	被煎熬的心	八一
蕭紅	逃難	九九
陳白塵	紫波女士	一〇九
端木蕻良	找房子	一二五
端木蕻良	火腿	一三九
荆有麟	在鐵鍊廠	一五一

一封家信

老舍

專就組織上說，這是個理想的小家庭：一夫一婦和一個三歲的小男孩。不過，「理想的」或者不實是立在組織簡單上，那麼這小家庭可就不能完全像個小樂園，而也得分担着塵世上的那些苦痛與不安了。

由這小家庭所發出的聲響，我們就可以判斷，牠的發展似乎有點畸形；而我們也曉得，失去平衡的必將跌倒，就是一個家庭也非例外。

在這裏，我們只聽見那位太太吵叫，而那位先生彷彿是個啞吧。我們善意的來推測，這位先生的閉口不響，一定具有要維持和平的苦心和盼望。可是，人與人之間是多麼不易諒解呢，他不出聲，她就越發鬧氣：「你說話呀！說呀！怎麼啦？你啞吧了？好吧，衝你這麼死不開口，就得離婚！離婚！」

是的，范彩珠——那小家庭的女性獨裁者，懂得世界上有離婚這件事的。誰知道離婚這件事，假若實際去作，都有什麼手續與意義呢？反正她覺得這兩字很有些力量，說

出來既不蠢野，又足以使丈夫多少着點急。她頭髮燙得那麼細膩，真正一九三七年的飛機式，臉上是那麼香潤，圓圓的胳膊，高高的乳房，衣服是那麼講究抱身；她要說句離婚，他怎能不着急呢？當吵鬧一陣以後，她對着衣鏡端詳自己，覺得真像個電影明星。雖然並不十分厭惡她的丈夫——他長得很英俊，心眼很忠厚，可是她到底應當常常發脾氣，似乎只有教他難堪，纔足以減少她自己的委屈。他的確不壞，可是『不壞』并不就是『都好』，他一月只能掙二百塊錢！不錯，這二百元是全數交給她，而後她再推測着他的需要，給他三塊五塊的；可是憑她的臉，她的胳膊，她的乳，她的脚，難道就能在二百元以下充分的把美都表現出來麼？況且，越是因爲美而窘，便越須撐起架子。看電影去即使可以買二等票，因爲是坐在黑暗之中，可是聽戲去便非包廂不可了——絕對不能將就！啊，這二百元的運用，與一切家事，交際，臉面的維持，在二百元之內，要調動得靈活漂亮，是多麼困難惱人的事！特別是對她自己，太難了！連該花在男人與小孩身上的，都借來用在自己身上，還是不能不拿攬了麻的絲襪，當作純絲襪子穿！連被褥都捨不得按時拆洗，還是不能回回看電影去都叫小汽車，而得有時候坐那破爛，使人想落淚的膠皮車！是的，老范不錯，不挑吃也不挑喝的怪老實，可是，只能掙二百元喲！老范真愛他的女人，真愛他的小男孩，在結婚以前，他立志非娶個開通的美女不可

。爲這個志願，他極忠誠的去作事，極儉樸的過活；把一切青年們所有的小小浪漫行爲，都像冗枝亂葉似的剪除淨盡，單單培養那一朵浪漫的大花。連香煙都不吃！

省下了錢，便放大了胆，他穿上特爲浪漫事件裁製的西裝去探險。他看見，他追求，他娶了彩珠小姐。

彩珠並不像她自己所想的那樣美妙驚人，也不像老范所想的那麼美的美女子。可是她年輕，動活潑，她會作僞，教老范覺得彩珠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女子，也和那差不多；把嬌擺在任何地方，她也不至顯出落伍或鄉下氣。於是，就把儲蓄金拿出來，清償那生平最大的浪漫之債，結了婚。

他沒有多掙錢的壞手段，而有維持二百元薪水的真本領。消極的，他兢兢業業的不許自己落在二百元的下邊來，這是他浪漫的經濟水滸。

他領略了以浮淺爲開通，以作僞爲本事，以修飾爲美麗的女子的滋味。可是他並不後悔，他以爲他應該在討她的喜歡上見出自己的真愛情，應該在不還口相譏上表示自己的沉着有爲，應該在盡力供給她顯出自己的勇敢。他得作個模範丈夫，好對得起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伴侶有不適合理想的地方。況且，她還生了小珠，在生了小珠以後，她顯着更圓潤，更開通，更活潑，既是少婦，又是母親，青春的嬌美與母親的尊嚴聯在一

身，香粉味與乳香合在一處。他應當低頭！不錯，她也更厲害了。可是他細細一想呢，也就難以怪她，女子總是女子，他想，既要女子，就須把自己放棄了。再說，他還有小珠呢，可以一塊兒玩，一塊兒睡，教青年的媽媽吵鬧吧，他會和一個新生命最親密的玩耍，作個理想的父親。他會用兩個男子——他與小珠的嘻笑親熱，抵抗一個女性的霸道；就是『抵抗』與『霸道』這樣的字眼，也還是偶一想到，並不永遠在他心中，使他的心裏堅硬起來。

從對彩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處世爲人的居心與方法。他非常的忠誠，消極的他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積極的他要事事對得起良心，與那二百元的報酬——他老願賣出三百元的力氣，而並不覺得冤枉。這樣，他被大家視爲沒有前途的人，就是在求他多作點事的時候，也不過認爲他窩囊好欺，而絕對不感謝。

他自己可並不小看自己，不，他覺得自己很有點硬勁，他絕對不爲自己發愁，憑他的本事，到哪裏掙得出二百元錢來，而且永遠對得起那些錢，維持住這個生活費用，他就不使多想什麼向前發展的方法與計劃。他永遠不去想命，他不求走運，而只管盡心盡力。他不爲任何事情任何主義去宣傳，他只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正當的工作上，有時候他自認爲牛，正因為牛有相當的偉大。

平津像個惡夢似的丟掉，老范正在北平，他必須出來，良心不許他接受任何不正道的錢，可是，他走不出來，他沒有錢，而有個必須起碼坐二等車纔肯走的太太。

在彩珠看，世界不過是個大遊戲場，不管刮風還是下雨，都須穿着高跟鞋去看熱鬧。『你上哪兒？你就忍心的撇下我和小珠？我也走？逃難似的教我去受罪？你真懂事就結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怎麼拿？先不用說別的！你可以叫花子似的走，我缺了哪樣東西也不行！又不出聲啦？好吧，你有主意把東西都帶走，體體面面的，像旅行似的，我就跟你去，開開眼也好！』

抱着小珠，老范一聲也不出，他不願去批評彩珠，只覺得放棄妻子與放棄國旗是同樣忍心的事，而他又沒能力把二者同時都保全住！他恨自己無能，所以原諒了彩珠的無知。

幾天，他在屋中轉來轉去，他不敢出門，不是怕被敵人殺死，而是怕自己沒有殺敵的勇氣。在家裏，他聽着太太切切，看着小珠玩耍，熱淚時時的迷住他的眼，每逢聽到小珠喊他『爸』時，他就咬上嘴唇點點頭。

『小珠！』他苦痛到無可如何，不得不說句話了：『小珠！你是小亡國奴！』這，被彩珠聽見了：『扯什麼淡呢？有本事把我們送到香港去，在這兒瞎發什麼愁

！小珠，這兒來，你爸爸要像小鐘的爸爸那麼好，好不好！」她的聲音溫軟了許多，只看着遠處，臉上露出嬌羞的羨慕。「人家帶走二十箱衣裳，住到天津租界去！小鐘的媽有我這麼美嗎？」

「小鐘媽，耳朵這樣！」小珠的胖手用力往前推耳朵，準知道這樣可以得媽媽的歡心，因為作過已經不是一次了。

乘小珠和彩珠睡熟，老范輕輕的到外間屋去，把電燈用塊黑布罩上，找出信紙來，他必須逃出亡城，可是自結婚以後，他沒有一點兒儲蓄，無法把家眷帶走。即使勉強的帶了出去，他並沒有馬上找到事情的把握，還不如把目下所能湊到的一點錢留給彩珠，而自己單獨去碰運氣；找到相當的工作，再設法接她們，一時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怎樣都好將就活着，而她們不至馬上受罪。好，他想給彩珠留下幾個字，說明這個意思，而後他偷偷的跑出去，連被褥也無須拿。

他開始寫信，心中像有千言萬語，夫妻的愛戀，國事的危急，家庭的責任，國民的義務，離別的離愁，將來的希望，對妻的安慰，對小珠的囑託，……都應當寫進去。可是，筆畫在紙上，他的熱情都被難過打破，寫出的只是幾個最平凡無力的字，撕了一張，第二張一點也不比第一張強，又被扯碎；他沒有再拿筆的勇氣。

一張字紙也不留，就這麼偷偷走？他又沒有這個狠心，他的妻，他的子，不能在國危城陷的時候拋下不管，則使自己的逃亡是爲了國家。

輕輕的走進去，借着外屋一點點燈光，他看到妻與子的輪廓，這輪廓中的一切，他都極清楚的記得，一個悲，一塊小疤的地位，都記得極正確，這兩個是他生命生命，不管彩珠有多少缺點，不管小珠有什麼前途，他自己須先盡了愛護保衛的責任。他的心軟了下去，不能走，不能走！死在一處是不智慧的，可是在感情上似乎很近人情，他一夜沒睡。

同時，在亡城之外彷彿有些呼聲，叫他快走，在國旗下去作個有勇氣有用處的人。假若他把這呼聲傳達給彩珠，而彩珠也能明白，他便能含淚微笑的走出家門，即使永遠不能與她相見，他也能忍受，也能無愧於心。可是，他知道彩珠絕不能明白，跟她細說，只足引起她的吵鬧；不辭而別，又太狠心，他想不出好的辦法。走？不走？必須決定，而沒法決定，他成了亡城裏一個困獸。

在焦急之中，他看出一線的光亮來，他必須在彩珠所能了解的事情中，找出不至太傷她的心，也不至使自己太難過的辦法，跟她談國家大事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她的身體就是她的生命，她不知道身外還有什麼。

「我去掙錢，所以得走！」他明知這裏不發實在，可是只有這麼說，才能打動她的心，而從她手中跑出去。「我有了事，安置好了家，就來接你們，一定不能像逃難似的，盡我的全力教你和小珠舒服！」

「現在呢？」彩珠手中沒有錢。

「我去借！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一個不拿，全給你們留下！」

「你上哪兒呢？」

「上海，南京——能掙錢的地方！」

「到上海可務必給我買個衣料！」

「一定！」

用這樣實際的諾許與條件，老范才教自己又見到國旗。由南京而武漢，他勤苦的工作，工作後他默默的思念他的妻子。他一個錢也不敢虛花，好對得住妻子，一件事不敢敷衍，好對得起國家。他瘦，他忙，他不放心家小，不放心國家。他常常給彩珠寫信，報告他的一切，歉意的說明他在外工作的意義。他盼家信像盼打勝仗那樣懇切，可是彩珠沒有回信，他明知這是彩珠已接到他的錢與信，錢到她手裏她就會緘默，一向是如此，可是他到底不放心。他不怨彩珠胡塗與疏忽，而正因為她胡塗，他才更不放心。他

至要慮到彩珠是否能負責看護小珠，因為彩珠雖然不十分了解反賢妻良母主義，可是她很會爲了自己的享受而忘了一切家庭的責任。老范並不因此而恨惡彩珠，可是他既在外，便不能給小珠作些彩珠忽略了的事，這很可慮，這當自咎。

他在六七個月中已換了三次事，不是因為他見利思遷，而是各處拉他，知道他肯負責作事。在戰爭中，人們確是慢慢的把良心拿出來，也知道用幾個實心任事的人，即使還不肯自己賣力氣，在這種情形下，老范的價值開始被大家看出，而成功了幹員。

他還保住了二百元薪金的水準，雖然實際上只拿一百將出頭。他不怨少拿錢而多作事；可是他知道彩珠會花錢。既然無力把她接出來，而又不能多給兩奇錢，在他看，是件慘酷的事。他老想對得起她，不替她怎樣的浮淺無知。

到武昌，他在軍事機關服務，他極忙，可是在萬忙中還要擔心彩珠，這使他常常弄出小小的錯誤。忙，憂，愧，三者一齊進攻，他有時候心中非常的迷亂，願忘了一切而又要同時顧慮一切，很怕自己瘋了，而心中的確時時的恍惚。

在敵機的狂炸下，他還照常作他的事。他害怕，却不是怕自己被炸死，而是在危患中憂慮他的妻子。怎麼一封沒有呢？假若有一封信，他就可以在轟炸中無憂無慮的作事，而毫無可懼。那封信將是他最大的安慰！

信來了！他什麼也顧不得，而顫抖着一遍遍三遍的去讀念。讀了三遍，還沒有明白了她說的是什麼，卻在那些字裏看到她的形影，想起當年戀愛期間的欣悅，和小珠的可愛的語聲與面貌。小珠怎樣了呢？他從信中去找，一字一字的細找；沒有，沒有提到小珠一個字！失望使他的心清涼了一些；看明白了大部份的字，都是責難他的！她的形影與一切都消逝了，他眼前只是那張死板板的字，與一些冷酷無情的字！

警報！他往外走，不知到裏哪去好；手中拿着那封信。再看，再看，雖然得不到安慰，他還想從字裏行間看出她與小珠都平安。沒有，沒有一個「平」字與「安」字，那怕是分財來寫在不同的地方呢，沒有！錢不夠用，沒有娛樂，沒有新衣服，為什麼你不回來呢？你在外邊享福，就忘了家中。……

緊急警報！他立在門外，拿着那封信。飛機到了，高射砲響了，他不動。緊緊的握着那封信，他看到的不是天上的飛機，而是彩珠的飛機式的頭髮。他願將唇放在那曲折香潤的頭髮上；看了看手中的信紙，心中像刀刺了一下。極忙的往裏跑，他忽然想起該趕快辦的一件公事。

剛跑出幾步，他倒在地上，頭齊齊的從頂上炸開，血濺到前邊，給三中的家信上加了些紅點子。

電報

臺靜農

正是天知的時候，沒有到六點鐘天就黑了，在街上電燈照耀下，人頭浮動着像破了巢的螞蟻。姜太太坐在轎中，兩眼昏昏的，頭有些沉重。她看見街上人是這樣的多，電燈的光波被籠罩着一層煙霧，一切都弄得模模糊糊的，心裏非常不耐煩。她咀咒重慶天氣這樣壞，不是雨，便是霧，幾乎永遠看不見太陽，要是在上海北平該多好呵！於是上海與北平的一切，都映現在她的面前，又好像自己的身子悠然的走在上海或者北平的馬路上。驀然一輛汽車飛馳過去，兩隻燈照得她的眼睛發花，她才清醒過來，還是在這腐敗的重慶街道上被兩個鴉片鬼攙着走。這於她無異的是被踐踏着，一個時代的女人！

慢說她的智慧，單看她的服裝，姿態，而竟被放在一個竹籠子裏，下面四支枯瘦的泥腿慢慢的往前移動，該是多麼不相稱呵。她幾乎要這樣想：「幹嗎坐在這竹籠子裏受罪！？」

！忘記了剛才從陳公館散了馬將出來。陳太太的牌是那樣的「乏」，半天打不出來一張牌，吳委員是那副怪像，那里邪氣的，一點禮貌都不知道；會局長一個胖子，團團的臉瓣

兒，眉眼鼻子整齊齊的像架在葫蘆瓢上。今天真不應該到陳公館來，輸的錢雖不算多，不過三百來塊錢，牌角太不順眼啊。所以散了牌時，陳太太一定留吃晚飯，餞了；吳委員要拿汽車送，也辭了。誰稀罕你的汽車，沒有來重慶以前，自家有的是汽車。不久，景行的棉業公司經理到手了，回到上海，又可以過以前的生活了。

轎子把她送到家門口，停下，叫開門，走上樓。到了臥室，張媽趕快從她手裏接下大衣，她匆匆的走到裏面的馬桶間去了。又走出來，說：

「這馬桶間真醜，再住半年，活活把人折磨死了！」

張媽端上一盆熱水，放在梳洗台上，問道：

「太太，開飯罷？老爺說有飯局，不回來了！」

她聽了，生氣地道：

「開飯，臉也不等我洗就開飯！」

張媽退在一邊不敢開口了，心想今天一定風向不好，太太准是輸了錢。等了一回，張媽知道可以張羅菜飯了，沒有請示，走出去了。她洗了臉，搽了脂粉，畫了眉，洒了香水，房中充滿了溫柔甜膩的香氣。於是她走進小飯廳，見菜已經排在桌子上，她坐下問：

「今晚是什麼餡兒餃子？蟹黃的？」

「不是，太太，漢口沒有了，蟹子那會來的？」

「沒有蟹子，蝦仁也可以呀！」

「廚子說，這兒不出蝦子，太太。」

「都是肉，肉，真膩死人！怎麼重慶連蝦子都沒有？你看，重慶人個個尖嘴駝背的，活像隻蝦子，怎麼沒有蝦子賣？」

張媽不敢接下去，她更確定太太是輸了錢，不然，她會笑嘻嘻的向張媽說：「張媽，你看我又贏了錢，我的運氣該多好呀！」常是這樣的，她輸了錢，肝火就上來了。張媽是清楚她的脾氣的，太太把她從北平帶到南邊來，她侍候太太已經七八年了。

「張媽，電報拿去！」門扉再藉在樓下嚶道。

「電報，電報？那裏來的？」她一面驚異，一面預感到一種意外的欣感。她天天在盼望着有一件事，足夠破除在這卑陋的環境中，物質與精神交織的空悶。這一件事并非她的幻想，而是有根源的；七月間她的父親鄭華亭在香港，來電約她同她的景行前去。她的父親正在進行一所華北棉業公司，打算總公司設在天津，分公司上海一處青島一處。鄭華亭見他這位嬌婿，自從作過一任土地局長以後，雖嘗還幹過幾次簡任階級的委員

僚中，不過是個「拖油瓶」的地位而已。遂回景行說：「如果在政治上沒有相當的位置，到上海來擔任分公司的經理好不好？這是有前途的，政治上混也不過這回事啊！況且你又是商學博士。」景行生平的抱負，原是要作企業家，在美國學商業，得過博士學位。又見許多留學生充滿了國內的政治市場，他又跑到德國學政治，因為他佩服德國的復興，尤其是希特勒的偉大。這時，他聽了岳父的話，淡然答道：「好的，沒有什麼不可以。」其實，他不忍心放棄政治市場的競逐。之後，回到重慶來，他意識到抗戰的前途，以及自己的政治的圈子，太太又是常常抱怨，不應該跑到這裏來過着難民似的生活，於是他決定了走他的最初的路線——這條線馬上也就光輝四射的照臨着他。可是岳父盡久無消息來，未免有些焦急，終於去電詢問，並且坦白的說，願隨侍岳父努力於實業的發展。岳父回電，說不久就可實現了。

今晚居然來電報了，然而她還不放心，怕不是她的大實業家父親來的。而張媽總是從容不迫的，慢慢的下樓，又慢慢的上來，她焦急着要知道那電報的內容。電報到手，拆看過，果真是娶她夫婦立刻乘飛機去香港，然後一同赴滬。她的心撲撲的跳，面龐更加紅暈起來，她不想吃東西了，她無意的將纖指放在胸前，像在沉思着什麼。張媽着太

太的神氣，又像高興，又像驚異，這過度的興奮，使她辨別不出太太的喜怒。她想，這電報上一定是說一樁了不起的事，要是老爺在家，太太也可少煩心了。禁不住的說出：

「可巧老爺有飯局，十二點鐘才能回公館。」

張媽這話的意思，多少有些試探太太的企圖——她到底遇着一樁什麼事兒？太太却自然的微笑了。她雖然微笑，張媽還是在悶葫蘆裏，不像她斷定太太准是輸了錢一樣的有把握。太太看了手錶，說：

「才七點半，誰耐煩關在家裏等他；拿報來，晚上有什麼好看的電影。」

她回到臥室，又在梳洗臺面前，靈敏的工作着。她那透明的眸子，飄視了一下房中的一切，這簡陋的建築，衰老的傢俱，俗氣的陳設，不衛生的馬桶間，沒有自來水，沒有熱水管，好了，現在可以令這一切，從她記憶中滾出去；她將要在東方的巴黎取得賠償。

「這張媽真是活死了，報還沒拿來。」

慢登登的脚步聲張，張媽走上樓，手裏拿了兩張報紙。

「怎麼這半天才拿來？」

「再福要去了，說長沙都燒平了呢。」

「燒平丁與他有何相干？他住在重慶！她又善意的說明道：『那是叫做焦土抗戰！』」

「是的，太太，『焦肚』就是油煎肚仁吧？好，我告訴廚子明天預備去。」

她像似沒有聽見，匆促的翻着報紙，忿然的說：

「天天都是什麼蘇聯片子，一羣野蠻的蒙古人似的動作，多無意思，好萊塢的新片子，一次也沒有演過，好罷，還是看厲家班去。」

她小心的將剛才的電報放進手皮包裹，回頭向張媽說：

「叫再福僱一輛轎子去！」張媽正待下樓，「張媽，老爺回來不要說有電報來！」

景行沒有等到十二點鐘就回來了，比往日赴宴會回來的早，太太自然還在戲院裏。他的神情有些狼狽，有如一隻狗咬架失敗後的樣子。他的鼻子就是狗鼻子的樣式，兩塊厚眼皮，短下巴，扁平的額骨。這位商學博士，却以政治家自許，可惜他不能躡上政治舞台，給他一個機會，使他不免感慨。他的演說，他自己也承認比他的文章高明。如果請他在廣播電台上發表政見，一定可以在報紙上佔有一版兩版的地位。他可以從德國復興與說到希特勒的女朋友，接着說到天日爾曼主義。在宴會時，他每次滔滔不絕時，總希與別人都是啞子，偏着頭，儘聽他的，不幸每次都不能如他的希望，今晚宴後歸來，神

情狠狠，又是爲此。

原來景行今晚和幾個舊同學給一位朋友——將隨同出使德國的秘書饒行。他對這位朋友是看不起的，不懂得國際政治，不認識德國的復興，尤其是希特勒的偉大；然而他竟得不到這樣的位置，這使他心裏難過的。今晚想在饒席上，痛快的說一說德國的復興，以及希特勒的偉大，最後落到中德關係上，好給這位朋友一種寶貴的供獻，當然說不上教訓或者自炫。他剛將「楔子」講完，正要開講第一章，而居於主人之列的尹約翰竟爾會說了一通無聊的話，要是遇到這樣煞風景的人，誰都掃興的。他說：

「哈囉，達克特姜，你的話匣子又開了。」他的面孔對着席上往下說道：「諸位，我得介紹一下，這位達克特姜，是專吹希特勒法螺的，哈哈！」

他臉紅着，約翰看來頗有趣，又故意問道：

「達克特姜，對不起，我總看德國的英雄一代不如一代。」

「何以見得？你說。」

「我說麼？我說希特勒那副猙獰臉，那雙馬靴，那兩個羊屎球的鬍子，簡直像玩馬戲的小丑，你不信麼？看俾斯麥宰相該多麼魁偉呀！他那槍頭式的鋼盔下面的濃眉大眼，堅強的鬚鬚，希特勒要站他面前比一比，簡直是一個小丑呢。」

約翰的話，該多麼無聊，這才是舞臺上的打諢呢！然而約翰爲人，他是知道的，好擡槓，不服輸，你若提出同他相反的意見，他總是嘮嘮叨叨的，追到底，他不願辯下去，弄得沒有結果，率性緘默一時，等大家轉了話鋒再拉回來。大家談了些在重慶的秦淮歌女，誰的聲音好，誰的相貌好，誰是某長的舊交，誰被某委員脫籍，一個個的眼睛都發亮，不覺多喝了許多酒。他利用了這個機會，從歌女談到德國女人，又談到日爾曼民族，剛要迂回到希特勒身上，約翰又接過去了。他說：

「哈囉，達克特姜，老同學，何必專吹希特勒的法螺呢？我說，去年我經過德國，同一個不是法西斯的德國人談話，我問他：『你門希特勒馬上要成爲歐洲的大皇帝的了？』他說：『是的，我們人民馬上也都變成太監了。』我又問：『你們的納粹不是替你們爭取幸福麼？』他又說：『我們的納粹是救主，同耶穌一樣，只要一塊麵包，就可以讓全國人民不餓了！』哈哈！達克特姜，你看怎樣？我說的是絕對真實呀，不信，看我的日記。」

約翰的話剛落音，大家鬨然的笑起來，他感到投來了一些諷刺，被損害了，顏色變得很難看，下巴顯得更短了，他正想報復，寧願同約翰破裂，而坐在上面的主客，起來
撲接手，說：

「對不起，我還有個應酬，謝謝！謝謝。」
大家隨着也就散了。

他坐在轎子中，歸途上，見全市都是白濛濛的，夜霧已經厚了。他的心也充滿了霧，模糊的，抑塞的，說不上來是一種什麼情緒。他自己也清楚，這時的思理太紛亂了，使他苦惱，使他忿怒，他自制的將這些紛亂的思理推開，樂觀的想去，總有一天，他將可憐的中國，從歧途的迷惑中救出來，使每個中國人都會歌頌他，明白他的好心，甚至將來的歷史家也會給他一崇高的評價，忽然約翰的「哈囉」「哈哈」在他的腦子裏打了一個轉，他的臉立刻熱了起來。什麼時候那抱負才能實現，他自也有些茫然，前途的黯淡又夜霧似的在他的心中厚了。霎時間，「在政治上混也不過這回事啊！」——等於聖經的句子，啓示了他，在黑暗中他發現了光明，一個大企業家的姿態，即時站在他的面前了。而這位大企業家，又是政治舞臺的後幕主角，有如傀儡劇的牽線者。他是個英雄主義者了，雖然額際沒有一撮毛，嘴上沒有兩個羊屎球，却無異於希特勒一樣的偉大！但是，他自己忽又疑懼起來，爲什麼岳父還沒有電報來呢？難道他的事業成了泡影嗎？不，不會的，他是中國實業界的一顆星，他有資本，有才幹，政治上有聯絡，東西洋朋

友又多，他的雄圖，沒有不成功的。等一等有什麼關係呢？姜博士這時輕鬆了許多，而滿心中濛濛的霧也散開了。

他回到公館，知道太太看戲去了，獨坐在臥室的沙發上，不由的有些寂寞，隨手取了一支紙烟，煙味雖然沖破了室中甜膩的香氣，仍舊是寂寞的。她要在家的，正可同她商量不久去上海的準備，以及將來到上海，是住岳父的宅子還是自己買一所？然而她竟將他一人丟在家裏，可是又沒有理由證明太太不應該去看戲。拿了一張報紙，躺在沙發上，見長篇記述着長沙大火，他想報紙的篇幅太不節約了；這是鐵腕的豪舉，有什麼值得惋惜的？拿破崙在莫新科不是被一把火薰跑了的麼？又看見一篇國際論文，這些他一向不屑看的，他知道國內一般論客，多是魔術的，刺戟的，瘋狂的，失去理智的觀察，尤其是未會在外國的新政權下受薰洗過。無意的發現，這論文裏提到希特勒，說他是日本軍閥的幫兇，他氣極了。他說：「你們不是天天嚷着中國只有一個敵人，怎麼連累了他？這是什麼邏輯？」他看看作者的署名，兩個字，像是一個筆名。「也許就是尹約翰罷？是你嗎？可惜不在我的面前，不然，我要打你的嘴巴的！」

他將報紙扔在地毯上，約翰的「哈囉」「哈哈」那副神氣，又在他的腦子裏打轉，

他的臉又發熱了。這被侮辱的烙印，恐怕永遠印在他的心上了。也許有人認為他是一個感情脆弱的人，容易動怒，其實他是爲了真理，他的信仰。除了他的真理圈子以外，他是一個極有耐性的人。像他以前作土地局長的時候，外國人要買地皮，他給他們物色，直到人家滿意爲止，縱然觸着人家的怒，甚至於人家罵他是「豬獃」「蠢貨」，他會笑着向人家解釋的。現在他所有同他身份不相稱的些微的存款——不過二十來萬，也就是那時獲得的些微的報酬。

晚宴時，他吃了許多油膩的東西，約翰又使他的胃有點發漲，他想喫一杯咖啡，他叫道：

「張媽！」沒有聽到回聲，又大叫道，「張媽！張媽！」

張媽一面在樓下答應，一面登登的忙着上樓，他沒有等張媽上來，又叫道：

「拿咖啡來！」

張媽答應着「是！」走下去了。少頃，張媽端上咖啡來，一時只顧小心手中盤子裏的杯子，不提防地毯上的報紙，被她一腳踏在，嘩嘩的響聲，不知是什麼東西，心裏一驚，杯子滑掉在地毯上了。

「怎麼？怎麼！地毯都潑髒了！蠢東西！」他怒着從沙發上跳起，想上去打他兩拳

，立刻意識到，「這蠢女人，不必勸她，失了身分！」他茫然的坐下了。張媽惶恐的收拾地毯，樓梯上輕妙的索索聲，太太回來了。張媽拿起碎碗機警的退了出去。

太太看他交叉着手坐着，不像平常的迎接她，微笑的給她脫大衣，問長問短的；竟鼓着嘴，短了下巴，她知道他遇到了什麼不快的事。但是，這副神情，使他高興的，心想，「這傻子要是知道有電報來，天大的不快意事，也會消的！」於是故意的說：

「多好的戲啊，幹嗎不去看呀！」

他沒有理會，並且有點使他反感，他不耐聽，然而他太能發作，只有以沉默不屑的神氣來反抗。她一下坐在他的身旁，靠着他，伸出一雙腳來，說：

「你看，我這鞋子好嗎？今天買的。」

他不理會，也不去看她那雙新的高跟鞋，她又說：

「這是漢口來的呢，要不是漢口沒有了，這小重慶會有這好的樣子麼？你看，才二兩五塊錢，多便宜！」

他還是不理會，她手推着他，靠近他的臉：

「說呀，說呀，不說，我偏要你說！」

他被壓迫的說了：

「好，好，好得很！」

她輕快的站起來，頑皮的抓了一下他那規則的頭髮，額上即刻撲下了一撮毛，成了希特勒式的，她嘻嘻的笑着，在房中以伶俐的舞步，跳了兩轉，見那木頭像，苦惱的，不見一點霽色。她突然跑到他的面前，牽住他的領帶，說：

「我的哈叭狗兒，誰欺侮了你，說呀？有我呢。」

他伸着頭，掙扎着，他受不了她那「親愛的」挪揄，正待發作，她又攙着他坐下了。而他凌亂的頭髮，更加短了的下巴，一隻狗鼻子呼呼的出着硬氣，配合着她那嘻嘻的
笑聲。

「哈囉，達克特姜！」

怎麼她也學會了這侮辱的調子？約翰的影子，又站在他的面前了，他的神經跳得發
痛。

「我這裏有件寶貝，愛看不愛看？」她伸手從皮包裏拿出那電報來，在他眼前繞了
一下。他一看，他被震動了，那是一封電報，他的眼睛發光的望着。急忙來搶，她卻敏

捷的縮回去，他的手撲了一個空。

她嘻嘻的笑個不止，他也釋然的衷心裏發出微笑，祈求的仰着手：她不給他。

「你得給我跪下！」

他不覺的從沙發滑到地毯上了。

「馬伊的爾，給我罷！」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於白沙。

大時代的小故事

臺靜農

說起葉鎮來，要不是看着安徽的詳細地圖，誰也不容易發現它在那一個角落裏。自然不像上海南京，一提到就令人飄飄；然也不似長安洛陽，足動詩人們懷古的情思；就是有許多小縣份，它也不敢高攀的。但是在安徽來說，它確是掌守着皖西門戶的鎖鑰。它的手動一動，就可以碰到河南，它若伸一伸脚，又可以踏進湖北了。它好像一個「鄉紳」，雖然沒有作過京官，或是幹過督軍，見過大體面，可是地方有事，總得少不了它。它有它一份兒。在它懷中生長的人們，安份的辛苦的活着，祖父把算盤鋤耙一代又一代的傳給孫子，孫子不久又和祖父一樣佝僂了腰，落了牙齒，僵硬了筋骨，又把算盤鋤耙傳下去。若問傳過了若干年月？這倒是一個困難問題，留待考古家拿去作論文罷。果真，那樣長的歲月中，人們都是安份的麼？不，他們哮喘過呢。一次，因為他們發覺了他們的算盤鋤耙出了毛病，辛苦了一年，什麼都感到不足，只有褲帶拉長了。麥子，稻米，棉花，以及茶絲，收成都是好的，反而換不出東西來。去年賠了，今年更加出力

，結果今年反不如去年。一年一年下去，豈不是只剩了一根褲帶嗎？什麼原因呢？忽然有批年青小夥子，說這是洋鬼子作祟，拿了我們的東西，又來賺我們的錢，你看，誰不穿洋布，點洋油？還有許多洋呀洋呀的。這話打動了青年小夥子的心，雖說老年人不信洋鬼子而信命運，但青年小夥子一個個都像打了嗎啡針似的興奮起來了！

這老「鄉紳」——葉鎮，它的心臟也隨着跳動起來了！如是一年，兩年，三年之久，終因青年小夥子萎靡下去，沉靜了，然而他們卻永遠保留着一顆仇恨洋鬼子的心。忽然，葉鎮來了許多異樣的傢伙和人物，有鐵桶似的東西，有兩隻大眼嗚嗚的傢伙。有長身大漢，腰間繫着「鐵棒槌」，還有「盆」樣的帽子。這些人一天比一天多，他們說着令人不懂的言語，然而非常的和氣，像那裏見過，又像是多年的朋友，一點不嫌陌生，用不着客套。多年沉靜下去的老「鄉紳」，漸漸有些生意了，究竟爲了什麼呢？又有許多青年小夥子嚷嚷道：

「都是爲了日本鬼子呀！」

「日本鬼子怎麼一個事呀？」

「日本鬼子是強盜，是野獸，殺人，燒房子，搶俺的東西，要俺的田地！」

「哦！又是洋鬼子作祟嗎？」

不久，關於日本鬼子的事實，知道的是更多了。他們自然而然的恢復了舊日的情感——一顆仇恨洋鬼子的心！

老「鄉紳」的心臟又跳動起來了！

「日本鬼子佔據合肥了！」

這消息傳到葉鎮有如喪鐘，這喪鐘在每個葉鎮的人心中響着。因這老「鄉紳」它有一塊好位置，它管領了皖南門戶的鎖鑰。合肥失掉了自由，西來受傷的兄弟，和東開的隊伍，都得經過這道大門，日本鬼子也在打算通過這道大門的。

青年小夥子跳起來了，把祖父傳下的算盤鋤耙，緊緊藏起，這兩件法寶——一向看作至寶似的，轉來轉去，忽然背了時，成爲沒有用的東西了：

「媽的，鬼子來了，什麼都不是俺的了，要你幹啥？」

他們認識了「鐵桶」似的東西，明白了那「鐵棒槌」的用途，並且用他們那筋絡突起的膀臂駝着步槍，天天還學着怎樣跑步，爬山，擲「鐵棒槌」，射子彈，筋骨僵硬的祖父們太息道：

「這些年青小夥子變了，都變了，不像這兒的人了！」

不但青年小夥子都變了，連這老「鄉紳」也變得不一樣了！

大家小戶，填滿了人，每個角落處都是稻草，坐着的，倚着的，打鼾的，哭笑的，呻吟的，被病菌侵蝕着叫爹媽的，這樣生活着，傷兵有，難民有，還有開往前方的弟兄們。街上呢，耕牛，土車，包袱，箱籃，馬匹，刺刀，盒子槍，白蓬蓬頭髮的老年人，紅風帽上銀八仙的孩子們，都像筆挺挺的棍子，被禁在一起，遲緩的移動着。總之，這葉鎮是平時四鄉人們眼中的上海南京，現在變成了輪船的統艙了。真的，這統艙裏的人們和一切，無異的都是在行旅中，就是年青小夥子的家人，從他們祖父的祖父，便生息在這裏的，也不以主人自居了。打行李，檢東西，預備小車子，家家都在打算離開這多少代住着不壓倦的旅舍。

果真沒有冷靜的場所麼？有的，是鎮西的河沙灘。它的歲月，也是一篇模糊的賬，反正它應該是這老「鄉紳」的老長兄。老「鄉紳」曾經說過，在小孩子的時候，看它就是這樣的。它有二十來丈寬，梅雨時山水暴發，兩岸滿漚的，像喝飽了的長蛇。梅雨過後，只剩下一泓流水，像蜿蜒的蚯蚓。這老「鄉紳」的長兄，卻不容人家輕視的，它深沉的，精幹的，看的多，知道的也多。過去幾千人的大會，會上說着天下國家大事，沒有瞞過它，在它面前舉行着，它好像一個證人。革命黨人殺人，及革命黨又被人殺，它都在場，它會知道其中的秘密。它的頭枕着大別山，深山裏癡看「山貓子」——日本鬼

子見了就發抖的「山貓子」，這是它的朋友。它的腳伸到日本鬼子所在的皖北一帶，它更清楚日本鬼子在那裏的勾當，它厭惡那日本鬼子，不特爲了它的朋友「山貓子」，還爲了自己，因爲日本鬼子把男人的手臂腳趾，和女人的頭髮奶子，以及塗了血的房屋器物上的木片，塞在它的腳底下，統統弄污了。

它傲然的看着右岸的兄弟——葉鎮，見它兄弟被滿塗了肚皮又從喉嚨往外吐的人們，它嬉笑着。它轉過頭來看左岸的一片平原，桃花剛開着，綠油油的麥苗，茅屋，竹林，它悠然的自信的說：「這大塊泥土，鬼子吞得下麼？」又見平原那邊的「富金山」，像一隻老虎躺在那兒，遠遠的輕煙，像那大蟲勃勃的呼吸。他又說：「鬼子會在這裏解套頭的！」

雖然，這些時它也被煩聒着。就是青年小夥子們，在它面前學習那「山貓子」的本領，好似上課，從早到晚，天天如此。它厭煩麼？不，一點都不，它喜歡這復活了的小夥子的精神，它高興的看着小夥子大聲喊着「殺呀！殺呀！」的時候，它也興奮的喊着「殺呀！殺呀！」年青小夥子喊破了喉嚨，唱着的：

——拿起能殺人的鐮刀鋤斧頭烏槍鐵尺土砲，
——來保衛我們父母兄弟生命財產田園土地。

——武裝保衛安徽！

它也高興的唱着，它實在聽膩了「正月裏來是新春」，這一類的調子，它喜歡這新的歌兒，尤其歌裏的意思，正是現在青年小夥子的工作呀。

青年小夥子爛熟了「山貓子」的本領了，也都變成山貓子了。然而這老葉鎮，不免有些衰憊了！不久以前，擁滿了街心與住戶的難民傷兵，和生息這兒的老人婦女小兒都不見了，留下的，只是一羣山貓子一樣的隊伍。

老「鄉紳」顫慄了！

日本鬼子整日飛在頭上嗡嗡的響，這響聲令一切都是顫慄的，就是一根毫毛，也不能安然的活着。忽然丟下比水桶還大的東西，雷一樣的響。什麼都飛起來了，瓦片，木塊，衣襟，鐵塊，夾雜在塵土中，昏暗籠罩了皎然的陽光。老「鄉紳」暈過去了。

一羣山貓子呢，他們早已靈敏的潛伏起來了！

夜裏，除了不遠的轟擊聲和空中尖銳的子彈聲，聽不見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一隻貓鷹叫。老「鄉紳」清醒過來，淒涼的對它的老長兄說：

「哥哥，你看我受傷了！」

「不要怕，忍耐着！」

「鬼子會來呢。」

「來了又怎樣？我們有山貓子，怕他麼？」

鬼子果然來了，蒙着黃色的皮，走路踏踏的，一羣一羣的，手上橫拖着明晃晃的刺刀。得意嘻嘻的笑着，這老「鄉紳」忿怒的看着鬼子闖了進來，它昂然負着傷不屈的站着。因為它見了鬼子的寒倉相，絲毫沒有什麼值得怕的，倒証實了老長兄的勸慰。可是爲了被搶去了手中的鎖鑰，深深的感到恥辱，不免向老長兄埋怨道：

「哥哥，你不是說有山貓子嗎？」

「等等看，放心罷，鬼子吞不了你，時候長呢。」

「你有什麼消息麼？」

「我是知道，我腳底的皖北，鬼子就要吃虧了。你還沒有看見那富金山上安設的傢伙麼？」

鬼子貪饕的遙望着武漢，打算從這道大門邁過那富金山奔去。於是留下少數的鬼子，在這裏守着，其他的都出發了。路上盡是黃色的動物，看去像一條龐大鱉魚，蠕蠕的向富金山爬去。鬼子見這山下一片平原，綠茸茸的，儲蓄着無盡的寶藏，快活的笑了。

迎面的富金山也笑了！

忽然，轟然一聲，大地崩裂了，富金山上射出無量的彈花，這彈花織成細密的網，立刻，那一條龐大的鱈魚碎裂了，一塊塊的，橫飛着，落滿了綠茸茸的原野，血的羶腥，彈火的煙霧，瀰漫了天地。

富金山勝利的沉默了，而這留守在皖西大門的鬼子，正打算逃走，可巧剛放開腳步，「山貓子」一夥一夥圍上了。

這才是「甕中捉鱉」呢？

淒涼的葉鎮——這老「鄉紳」不禁的了笑！

生活指數表

端木蕻良

在這裏，居民們是把「三角洲」這塊地方，看成了他們心靈上的水田的。三角洲幾乎成了他們心靈的一部，因為他們生活中有許多故事，是在這兒開始，發展，或是結束了的。

這塊地方在嘉陵江邊，就是一塊綠洲。它是三面靠山，一面臨水，又高爽，又快適的，來了警報時，根本可以不必逃。

它是寬敞着的，開闢而明朗。四面的風都從它這裏吹過，四面的鳥也都從它這裏飛過，往來的腳步聲在這兒停息，瓜皮船兒從它的腳邊下漾蕩的流去。

圍繞着它的是四川紫棕壤，灰棕壤灰棕色盤土。反正是一種紅色的麥飯似的帶油香的肥鬱的黏土壤。黃色的麥田疏密的披扶下來，流佈出一種豐饒的禾香氣。蔓延的紅苕像鋪覆着的爬山虎似的，盤繞出紫中帶綠的綠油油的蓋子來，地面上就分派出變異的顏色來

三角洲是沙積形成的，高高的分成三個土崖，每個土崖就都面對着大江。江水流過時，樹枝搖曳，三層土崖上就一齊生滿了喝茶的人。樹木是陰涼的，江水也許一點兒也不藍碧，但風來了，確實是清爽。

江岸是一致的無石灰質的沖積土作成的深槽，江水就泛流過去，帶着山洪沖下的沙泥。江輪按定時間穿過，舵尾處會激起了一陣興奮的浪花兒，使周遭的渡艇都搖幌起來，但祇一刻兒，又都平靜，太陽在頭頂上懶懶的曬着。

蟬聲嘶着，狗兒帶着金黃色的狗蠅，躺在樹影裏睡覺。這時茶館裏的人坐滿了。

到這裏的人是常常下江人，而且更多的是學生仔，因為是暑假期間的原故。當地的小紳士也有到這裏來的，但不多。

茶館把椅子排列在土崖上，一些顧客們常常是在工作之餘，從清早看花，坐到深宵望月。有幾件重要工作，就是在茶館裏進行的。

她和他也是把時間在這裏這樣消磨的，他們常常是帶了點心或者橘子到這兒喫的，而最多的時候，是帶的龍眼，白果，柿霜糖，香核桃或黃棗瓜子。

喫橘子要看她的心境，和可巧的價錢，要是一塊二角錢一隻的，她就買一隻，別開

兩半，他喫一半，她喫一半。要是九角五分錢一隻的呢，就買兩隻，一隻分給他，一隻白家喫。

因為來得熟了，老板娘也常常走過來搭訕着說。

「小姐這是叫光柑吧？真貴嘍！」

「唔。」

「小姐，也得塊把錢一個嘛？嚇死人！」

「唔。」

老板娘照例的就自去了，剩下他們兩個人，分嘗着這橋柑所包有的心境。

但這幾天橙柑是沒得喫了，因為她的心境不好，她甚至連瓜子都不帶，……他就祇得由老板娘那兒討一把炒胡豆喫。

「真氣死個人，儘管喫豆子！」她生氣。

他就祇好又不喫，呆呆的坐在那兒喝茶。

這幾天她的脾氣可真够壞，動不動就要罵人，就連那哆哆嗦嗦的老板娘，也喫她辱罵了兩三次，還幾乎摔碎了一個茶碗兒。

史同就祇好不響，還坐着喫胡豆，不唱歌也不說笑話，心裏益發覺得對她不起。

她的發氣都是爲了他。

所以她罵得他越厲害，他就覺得她越愛他。

今天她來了就一直筆挺的坐着，也不放下手提包，好像坐一下就馬上要走的樣兒，也不等着月亮出來。

他問又不好問，便囁囁着說：

「茵明……。」

她仍然不作聲。

他怕她要走了。

「爸又生氣啦。」

這幾天總是這樣兒，爸爸一生氣，她也就生氣。

他心裏想，這老頭兒又青天白日的生起氣來，於是他也有幾分氣惱了，……大聲的喝着茶。

「爸爸說，今年不給我『那』許多錢了。」

她把手提包放下。

他才放心，喘出一口氣來，知道她不會走了。

「爸爸說，要實行戰時經濟。」

「你聽他胡說些什麼。」

「他作得出的，大姐，二姐，四妹，錢都減少了。」

她說完了以後，悲哀的把眼睛看了他一下，好像是詢問：「看你下學期的學費可怎麼辦？」

他抹搭了一下眼皮，裝着沒有聽見。

「爸爸說，我們四個擄取他的法幣，說我們製造黑市場，『套取』他的『外匯』，……」她有趣的笑了一笑：「……所以對我們實行經濟封鎖，活該我們四姊妹又倒霉了，……其實現在什麼東西都不是漲了價的？還怪我花多，……大姐不是從香港帶來一打鞋子嗎？二表弟還帶來兩雙加里佛尼亞的呢！……我還是穿這雙倒霉的破皮鞋，偏是我就花得多，……爸，是不公平的。……」

史同好玩兒似的，折了一根狗尾草，「管他呢」。然後喝着老板娘要開壺。「拿炒胡豆來！」

「管他呢？——你可別開玩笑，爸爸說，現在一般平民生活的指數都提高了，爸爸說，他要實行家庭經濟統制。」

「你聽他說得多了。」他把身子縮到膝前的響。

「真怕了，這回是真怕了，爸爸說，他要建立『地方銀行』，發行『地方鈔票』，爸爸說，把我的用費，都交給媽管，我要用，得向媽說明理由，由她扯給我支票，最多的不許超過一百元。你請我這錢，是金的，我又有一隻足金的錶了。……」

「……」

「爸爸又說，我們以後都得用土貨，爸爸說，去年我們沿海的淪陷區，輸出土貨共值三萬萬九千二百九十一萬元。……」

史同偏着臉，看了她一下。「你怎麼會把數目字記得這樣清楚？」
她笑了一下，沒有作聲。

然後自言自語的說：「和我的萬國儲蓄會的會單號碼差不多呀。」
他不耐煩的喝了一口水，看看雲裏，月亮出來了。

「爸爸說，以後都得用代用品了。」

「你爸爸知道些什麼？」

「呃，我還忘記告訴你，力士香皂都是仇貨偽裝的，我現在都改了，改用……。」
「我昨天去喫『可的』，他們的白脫，可不是代用品！簡直是冒牌的臭牛油。」

「爸爸說，行裏都製成標語了，要實行節約，……」

「你父親就是發瘋子，他祇管要在你們身上沽名釣譽就是了，他能省下好多錢？」
女的倒有幾分生氣了。「可是你下季的用費呢？」她的意思，就是說：父親節約，對她倒無所謂，但是她擔心的倒是他的生活費，她不能付得出。

男的擺出幾乎「姑且由之」的態度，把腿翹起來，仰起臉兒來看月亮。
女的真的氣惱了，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便說：

「我回去啦。」

「坐一下吧，月亮剛上來，……」男的也氣憤憤的，此時他心裏就一心痛恨西門爵士，這個醜東西，看那副怪像，瘦骨伶仃的，他居然想放棄維持中國法幣，……心裏不由的便沉重起來。

江裏的風斜吹過來。有人在唱：

「月光在蕤羅麗都，

我何等想念和你在一起，

在秋天我們就要……」

茵明忽然的高興的重新坐下來，「什麼呀，要死啦！這是這個調調兒。」她好像忘

記了從倆方才的醜態似的，她全身愉快的說：「你嚐嚐新釀子來吧！活氣悶死人，像一塊硬石頭！」

「我和我的馬莎，

坐在沙馬瓦拉

的旁邊，喝茶，

一直從黃昏開始喝起，喝到天亮，

我和我的馬莎，……。」

「可不是又是老調兒，老轡簡直透不出氣兒來了。……」她這時完全高興了，用脚在地上踏着。「可是，唱呵，你唱呀！」

「我和我的馬莎，

坐在沙馬瓦拉，……。」

茵明又加着說：「哎喲，城裏可不能去了，鶴色塢還有這張片子呢，你不是記得嗎？嘿，真了不起，祇有俄國人才有那股子傻勁兒呢！天曉得，喝茶還有那樣的喝法！」

「現在好了吧？還提醒你『爸爸說』嗎？」

「告訴你，你當開玩笑，我父親作得出的，喂，我爸爸說，你曉得，蘇聯借給我們

二千五百萬美金，爸爸說，法幣也許回漲，那時我們『家庭銀行』就可以取消，……爸爸真討厭，還讓我下學期到他們行裏去實習，說已和系主任講過了，活倒霉，真氣死人。爸爸又說，金子漲到三百二十五元了，上海現金照外匯計算，結價是三千五百元到三千六百元之間，暗盤收到三千二百元，匯劃貼水一度漲到一百六十五元，七月廿一號那天，上海電話搶着接線，都不通了。可是，告訴你，大姐從香港來，可給我帶來一個金錶呢，我現在至少也賺了一百塊，……爸爸多囉嗦，他還說，不許帶，……」

「你父親就是一文不值，他完全是挖苦了別人，來裝扮自己。……」

「也不能怨他呀，……我八姨買了一萬塊港幣，剛開戰的時候，就到香港去住的，現在住了二年，白住了，還倒賺，我爸爸，是信任政府的，他不購買外匯呀，所以現在法幣一跌，他心裏真發急呢。……」

「他祇想在你們女孩子身上想辦法，算得什麼？」

「不想辦法，天津的金鎊到過三辨半！」

「都是西門這混帳，我始終以爲李滋羅斯比西門強！」

「所以爸爸說，非建設『地方銀行』不可，爸原說，我們的物價指數，平均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簡直喫勿消了，爸爸說，我們應該處處學蘇聯，爸爸說，我們

對內則實行物物交換，對外則實行貿易，也是一種以貿易為性質，法幣祇能作為對內的流通券，對外則一切收進開支，……爸爸說，我們不必怕暗盤大，試看盧布大概對美金維持，一美金一點九四盧布，可是在海參崴換，一個美金可以換一百三四十個盧布，要是在蘇聯國內換，老門檻，一個美金可以換一百八十個到二百個盧布。所以，爸爸說笑話，法幣要回漲，就送我到蘇聯去讀書，蘇聯一個月有二百五十盧布就可過得很好，要是四百盧布就是貴族了。要是拿法幣六圓買一個美金，兩個半美金，十五塊錢法幣，就可到蘇聯換四百個金盧布紙，愜意一個多月來。……」

史同也笑起來了。

「那有這個道理？戰前從上海至蘇聯，玩一個月也還得要化三千塊錢！……那有這個道理。」

「你真是一塊木頭，我爸爸說的嗨！」

「你爸爸胡說。」

「你胡說。」

「他知道什麼？」

「你知道什麼？」茵明從他手裏撈過一顆豆子來。「你知道？老門檻才行哪，你知

道盧布就有國家貿易才有效力，因為是一種信用過賤式，個人的 O.K.，在國外是沒有行使價值的，所以在蘇聯國內的外國工程師之類的，都願把盧布私自換成美金，所以，你知道什麼？」

「背你爸爸的話，背得爛熟，答卷子就該喫癢了。」

「你別祇管瞎扯，想起真難過，……」她又把眼睛深深的望着他：「……我真擔心下半年，你的生活要痛苦了。……」

月亮上升了，金子暴漲到四百元。

三角洲的茶價由五分漲到了八分，而且茶味比從前更薄了。

江面上的熱霧蒸騰起來了，喝茶的人就更多，椅子都不够坐，彼此搶起來：流水聲和談話聲雜錯着。

「前天炸的是蔡家溝，投了五個炸彈，因為那裏有燒窯的火光，敵機以為是什麼後方建設。……」

「要得囉，一些子鋼炭，值得五顆炸彈，要是這樣，把重慶的四周都燒起焦炭，狂憑他去炸好了。」

愉快是必需加以宣揚。

茶客的談話是吵鬧的，而更多的是清吟淺唱，彷彿月光把人眼前照亮了，彷彿人的愉快是必需加以宣揚。

山崖上樹是葱綠的，枝幹相當高，亦露泛起，大的蝙蝠飛起，茶杯裏閃動着亞熱帶的眸子，有的人把長大的槐樹都看成了棕櫚樹，對面山頭的枝幹，都像一簇簇的椰子林，……苦澀的沱茶，泛溢着荔枝的清香。

話匣子張開，唱着克羅梭的歌曲，樹影還寫着淡綠的墨瀋，月光白鍊似的灑落下來，穿過了一層白霧，宿鳥磔磔的驚飛。

史同先坐在那兒等得好久了，他旁邊空着一把椅子，茶客三次請他出讓，他都三次加以拒絕。

「要死啦，金子漲到四百五十，我爸爸說，……」

快到了九點鐘，她才來啦，她沉鬱的坐在那兒，一聲不響，老大的不快意……

「你想想，去年你花了多少呀，你花了一千七，可是今年怎樣辦呢？我丰中那能還有這許多？……」

……一來就是這些個，史同真的有點兒氣惱，見了面就是一套大囉嗦，……他真的發火了。

「沒有就沒有，值得什麼。」

「值得什麼？我擔心你會痛苦了。」

「算不了什麼！我翻譯一點書出版，也就够的了，值得什麼囉嗦。」

伊也臉紅了：「你想得好，生命書店版稅低到百分之五，商務印書館不要你的！」
他奇異的看了她一眼，便說：

「請你不要和我討論這個問題！」

「我偏要囉，……」

「請你尊重一點，……」

「我要囉，我偏要，我偏要，我偏要說。」

史同揚起頭來看月亮，索興不去睬理她。

她氣得更厲害了，嘴巴鼓掙着。

「都是你，害得爸爸和我活搗鬼，都是你，你還和我嘔氣，你沒份兒？」

她像個準備打仗的小花雞，把頸梗扭動着，找尋她的眼目中的敵手，她的全身都充滿了爭取戰勝的憤怒，無疑的，她還想衝過來。

「都是你，要不然金子漲了干我什麼事？我何必和我爸爸吵嘴？都是爲了你，我，

你還祇管和我撇清淨，還得了！」

史同把位子拉一拉，意識的想把氣平下來，他沉吟了一下，終於沒有響出聲。

「你安靜些兒吧！……」

「啞！我有什麼不安靜的？……」

「算了吧——明天我給你賠罪，請你吃『可的』，好不好？」

「要你請！」

「小姐，是我對不起你，還不行？」

「要你對不起！」

「算了吧！我給你唱歌。」

「去你的吧！呆頭呆腦的一棵死木頭，活氣死人！」

「我和我的馬莎，坐在沙馬瓦拉的旁邊喝茶，……」

「真奇怪，沒見過，……伊扭過身去，……活傢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我和我的馬莎，坐在沙馬瓦拉，……」

茵明有些兒好了，可是還有意無意的嘟囔着。

「好大的脾氣，幾句話也吃不住，都是你的理。」

「我和我的馬莎，坐在沙馬瓦拉，……」

「別吵了，都是你。」

史同扭過頭來。

「你的金錶，漲了價啦，你至少又要賺一百塊。」

「關你什麼事呀！」

「給你道喜呀，……你爲什麼不送給我一隻呢？」

「送你，都送你？從前的那隻呢？」

「不是游泳丟了嗎？」

「噢，我才不送，我是港幣一百塊買的，現在至少也值七百五，我才不送，剛剛罵了我一天，還要我送這大的禮，……真作得好人情。」

「算了吧，我也不要，從此祇要你少提你『爸爸說』，這是個大人情。」

「七百五，爸爸說，他的朋友五萬塊買兩部車子，現在擺在這兒就賺回來了，可是他們還每天開出去，運回來，……我爸爸說，今年四川豐收，外縣每担穀才五塊錢，要是現在囤收起來，兩個月以後，就可賺二三十萬。……」

過了一會兒，史同好像根本沒去聽她在講些什麼，又兀自說，……

「算來算去，你還是把錶送給我吧，因為你已經有錶，多這隻，擺在那兒不用，沒有 utility，不就是沒有價值了嗎？」

「噢，說得好聽——你送我回去吧，我爸爸說，今天夜裏，也許還要來警報呢。聽見了嗎？你還是送我回去吧！」

「呀，可真好，媽媽接到香港朋友的來信，說：港幣換四點二五了，可不是又核法幣兩塊了嗎？真喜歡，我的金錶，我不要了，送給你吧，是呀，放在你袋袋裏，……可不是我還忘記告訴你，我前天還托人在香港揀來一打 Powder Foundation，這回可賠本了，我想賣給大姐，劃在她的賬上，……大姐不是去新津嗎？她就回來了，她不知道，……我賣給她，愜愜意意的，我再去搯了來。媽媽也不統制我了，今天允許我支了二百，媽媽說，她不願意管這份兒閒賬，都是爸爸沒道理，……呀，你吃柑子。……」

她把柑子用刀割成兩半，一半推給他，一半自己吃起來：「今天柑子便宜，每個便宜了五分錢，我說港幣都跌價了，你們還居奇，老板笑着給我拿，滿公道格。」

史同並沒有十分的去聽她的話，把錶從口袋裏取出來，用絹子隨意的擦着，還沒十分注意到來吃柑子，等他擦摸得够了，又把錶蓋掀起來放下的，弄了幾下，才輕聲的放

在懷裏，伸出手來有幾分疲懶的打着呵欠。

「港幣換四點二五了，我爸爸頂沒有眼光，天天到家裏講些不正確的理論，……港幣換四點二五了，路透社傳出消息，說英國對華成立新借款，二萬萬鎊。……」

「我想配個好鍊子。」——史同說。

「爸爸說，鋼鍊子不能用，要是，我明天打聽打聽金價，……試試看，……你吃白果吧？我帶了白果來了。」

「我們到『可的』去吃飯去吧？我還沒有吃飯呢。」

他們捨棄了月亮，就興緻潑潑的吃飯去了。

「人們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漢口覺得天星也嚇哈，在重慶，覺得松柏廳就頂呱呱了，現在，這個地方比大飯店都要好呀！佛朗哥不是天天廣播他的菜單給政府軍聽嗎？我們的公司大菜也並不推板呀，硬是要得嘛。」

餐廳裏有人在講。

茵明聽了只是笑，問着：「你的錶幾點鐘了？」

她一手切着一塊永遠切不斷的牛扒，一面歪斜着頭對他講。

「可是真成了問題啦，你的錶要是一壞了，可就糟了，沒有地方配零件，奧米茄的

正牌子根本就買不到，副牌的一隻『挺子』，還得四十隻洋，你總粗心大意的。」

史同彷彿並未十分留意她的話，只是對着飯館老板狎玩的說着。

「濃買的番茄，啥價錢？」

「阿拉是在南岸農場買的，托小江輪帶到此地，五分洋鈔一斤，交關划得來，要在格裏買，要五角洋鈔一斤，阿是？」

史同把一大口炙番茄整個吞在嘴裏去，他還用刀子刮一刮嘴巴上的油，然後才伸手抓着帽子去揩。麵包在他手裏搓成一個小球兒，一個小球兒，再去填在嘴裏。

茵明望着他愉快的笑着。

他把散着花椒面的小筒筒兒，祕密的放在衣袋裏，然後輕快的吹着口哨，把黃色牛油塗在麵包上。

茵明笑得幾乎直不起腰來。

清早的風習習的吹來，茵明的頭髮因為是昨天新洗的，所以有些兒散亂。

等等也不來，她十分的着急而且生氣，她有許多話要說，而且有許多氣要發，她有着三種的煩惱和一種被騙的懊喪，都是自己早就規定好了的。她本來想見到他，就好對

他控訴，他把第一句話都想好了。但約好的他還不來，昨天分手時還是她替他對準了的錶。

清早裏，土崖上的茶客是很少的，就她一個，老板娘尤其討厭，囉囉嗦嗦的想走過來和講談話。

「小姐，今天沒吃光柑？光柑這年成可貴嘞，都是下江人來鬧的嘛。」
老板娘把茶凳放好。

「這是頂好的沱茶，小姐嘞。」

「混帳，不是每天要白水嗎？給我換白水來！」

「沱茶，好吃些，沱茶，……要得嘞，就是嘞，就是嘞，我聽不到，就是，就是，……」
「那位先生沒來嘞？」

老板娘盡力在獻殷勤。

「再泡一盃嘞，先泡一盃嘞，二道回來好吃些。」

茵明作興只好不理，任憑她一個人去嘍叨，眼裏盡量的看着混濁的江水，她只盼望他快些來。

直到十點鐘，他才慢吞吞的走來。

他說：

「我一場撲克沒打完，我就先跑來了。」

伊氣得幾乎暴跳了。

「你到那裏去？你害得我等得好苦！」

她想盡量的敷衍他一通，而且告訴他：

「法幣還是六塊半，我媽弄錯了，今天氣頭就發在我身上，喊我去臭罵了一頓。……

……而且媽媽一定要設代價券了，媽媽說，手中就不給我們見到錢，要應用錢莊的記帳制，……媽媽說，……我們要用東西，到她那兒登記，她去給買，買來了把發票給我們收留，她成心把我們的錢換成貨品，……我和她吵，我說，你根本對法幣失去了信用，根本不照顧民族國家的利益，……媽媽說，把發票給她看，她在那兒我們的項下劃除，媽媽手法多得很，她不讓資金外流，她不要法幣呆在那兒，她要使它立刻改變成爲貨物，我說這是一種自殺政策，根本是鼓勵了消費，使貨物形成了一種不正當的囤積的，我說媽媽，我和她辯論，……—

「她怎樣說？」

「媽媽罵我。」

「……」

「媽媽說，去年我消費太大了，今年不允許我花那樣多，媽媽的見解常常是不正確的。」

史同喝着茶，吃着胡豆，把腿翹起來。

「昨天爸爸說，中國現在剛好作到匯兌管理和國營出口，爸爸說，這些個也必須在家庭裏實行，反正爸爸就看見家庭了，真討厭，……」

「開水。」史同粘澀的喊着開水。

「港幣還上漲，我心裏真急，真擔心，下半年你要痛苦了。」

「開水。」

「而且，外匯一不能維持平衡，美金就上漲，美金一上漲，父親就痛苦，父親一痛苦，媽媽就欺侮我們，真的，我真煩急了，我一被封鎖，我真擔心你會痛苦了，你看這牽動得多厲害呀，真討厭死人！」

「開水，混蛋！」

「你把錶還是給我吧，我心裏真煩，大姐來信問我，說她願意看我帶着她送給我的錶，過一種有規律的生活，……好不好？我明天送給你比這更好的。……」

「爲什麼我還需要更好的？這一個就算了。」

「你還給我吧！我……。」

「好！港幣漲了，你又討回來，算什麼呢？」

「我……。」

「送給我用很好嘍。」

「還給我吧！」

「……。」

「真的，還給我吧！」

「……。」

「還給我。」

「得等我想想。……。」

「還給我吧！」

「好。」

史簡把錶放在茶檯上，便起身走了。

「同，同……。」

她在後面喊他，而且慌張的追起來。

「同……。」

他不理她，還在走。

「……。」

她把錶空虛的拿在手裏，手指觸摸在光滑的錶面上，她忽然的感到充實了，……她想，你跟我發脾氣算什麼的，明天就會好了的。她把錶重新托在手裏看了一下，就放在手提包裹。站在那裏。

老板娘趕過來和她討茶資。

「小姐，餐公館裏不要幫工的嘍？劉家妹剛從合川來的嘍，小姐，請大娘嗎？她在王營長，……。」

她連聽也沒有聽，她丟了兩隻角子，在那伸出來的黑手裏，便拔腳就跑了。

忽然她記起了她的暑期作業，要作的八九月份的「重慶生活指數表」，還沒有着手一點兒呢。

她想無論如何，明天還得求他代作一下。

夜 景

舒 羣

在日光與燈光相混的明亮下的街路上，我遇見一個赤裸着身體的女人，向我跑來，跑近我的身邊，她拖住了我。

即使我不是一個勇敢者，我也絕不承認自己是一個懦夫，不過爲什麼我的全身都抖動呢？使我想像着世界上確有傳說中的魔鬼嗎？不然她爲什麼不向我說一句話呢？我抑制着自己的恐怖心情，鎮靜了一下，我在細細地檢視着她：臉面被她那長長的開散着的髮絲與淚痕遮沒着，不讓她的眼睛，鼻子，嘴唇完整地露在外面，在她那般枯瘦的身體上，却着一雙飽滿的有乳頭和飽滿的腹部——藏着臨產的胎兒，腹部以下，便是僅僅被一層皮膚包裹的兩條腿骨，支撐着沉重的上身，我幾乎擔心着她的上身壓斷了她的腿骨，她的手，彷彿是巨形的鷄爪，抓着我的肩膀。在我檢視以後，我認爲她並沒有一處失脫了人形的常態，相信誰也不敢把她分割在人類以外，指爲任何的動物之一吧？可是，她爲什麼仍然不說話呢？祇是讓她的嘴唇顫抖着；她的話，好像都留在她的嘴唇以內。

「你告訴我——你是誰？」

我終於開了。她擺動一下頭，讓遮蔽她眼睛的一束髮絲隨着夜風飄向頭後，她認真地看了一下我的臉面。於是，她尖銳地叫了一聲——經過顫抖的嘴唇，好像沿着一條曲線，想代地傳入我的耳孔，使我感受了她所感受的驚奇，恐怖，羞愧。然後，她立刻放棄了，繼續她的路跑開去。

我留在路上，注視着漸遠的赤裸着的背影。這時候，我被好奇心所激動，轉回自己要走的路，追向她去。

我追上她的時候，這次我拖住了她。她看看仍然是我，她要立刻在我手中掙脫。

「你放開我！」

「我不，我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麼？你這個討厭的大兵！」

她憎惡地望着我，好像要把我身上的軍裝撕成粉碎。可是我向她仍以友善的態度：

「我要知道你是誰？」

「你想我是誰就是誰！」

她用一隻手打起我握住她的另一隻手的手來。其實，我該放走她，任她去。可是，

我與勃拉姆看戲：

「愛爾你——你沒做什麼？」

「沒去，我就是要去啊！」

「去哪裡？」

「去追一個人！」

「哪一個人？」

「害了我的那個人？」

我聽了她的話，不知爲什麼沒有經過一些思索，便很直率地問了她：

「害了你的那個人，是強姦了你的人嗎？」

「放屁，放屁！」

隨着她就在我臉上打了一掌，我爲了隔住她的第二掌，我的手指觸了她的胸脯——這彷彿故意毀弄了她那女人的尊嚴一樣，狠狠地又踢了我一脚。我如果以一個軍人的身份，我不該讓她這樣侮辱我了吧？不知爲什麼我還在問她：

「你追的那個人，究竟是誰？」

「我的丈夫！」

「你們爲了什麼事情呢？」

她不肯說。同時我也沒有再追問她，因爲夫婦間永遠保藏着不肯外傳的祕密，所以我放開她，讓她跑去。並且我也沒有更多的餘閒的時間，在一小時內，我要辭別幾個好友，不然，在明天我就要隨着軍隊開出西安。

我剛剛走開幾步的時候，便聽見了她又在背後喚我：

「你回來，我要問你——」

「你問我什麼？」

「你是從這條路上來的嗎？」

「是的。」

「那麼你遇見我的丈夫了吧？」

「你問的真奇怪，我知道你丈夫是什麼樣的人？」

「你不知道這路上在夜間很少人走嗎？」

「這路上，在夜間，是很少人走。可是我也不敢說我遇見的人，就是你的丈夫吧？」

——我知道你丈夫是什麼樣的人？」

「他和你一樣，也是個大兵！」

於是我記起了在路的轉角處，有一個士兵，叫開了一家已經關閉了門的酒店，進去了。我告訴了她的時候，她那憂傷與憤怒的神情，才淡了些。她要回家穿起衣服，再去會見她的丈夫，請求我先為她看守她的丈夫，她未來前，不讓他離開酒店。

「你為什麼不先穿好衣服再去追他呢？」

「他怕我追他，他才趁着我睡覺的時候跑了；等我穿好衣服他跑得更遠了！」

「你想想，我有什麼權利看守他呢？」

「你做些好事，你不可以想一種方法，讓他在酒店裏多等些時候嗎？我告訴你他是愛喝酒的！」

我因為忍受不了她那小羊一樣的哀求，便允許了她。我臨去的時候，我決定祇是去監視一下她的丈夫，並不讓他知道我是為她在看守着他，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夫婦間究竟發生了如何的事件。

她向回路跑去了，我又問了她：

「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呢？」

「我告訴你，我的丈夫在機關槍連，他叫張海山。」

然後她去了，我也去了；我們中間的距離，漸漸地延長了

天上分散着一些異色的雲團，有的染着鮮豔的彩色，靠近月邊，有的在遠邊，辨不清確定的色質，是陰灰，又是慘白，凝集一起，似一片失了常軌的海潮，湧上天面，有的，如同透明的白紗，輕飄地游覽着天空的每處。它們絕不被其他雲色所渲染，更不被其他的雲塊所留住，好像它們最愛自由，最愛自己高貴的本質。雲間，有一些散亂的星子，不住地在施展着自己僅有的一些光亮，有時候，被行雲遮沒了，彷彿從天上失落了一樣。天下充滿着幽明的月光，使我感受着有一種氣氛包圍了我。

路邊的人家，沒有一些聲音，騷擾着夜的平靜，我想他們已經睡熟了，怕是沒有再知道我從他們門前走過吧？

我走着，我的身影，跟隨在我的背後，它總是不肯離開我，更不肯消滅，好像它永遠要伴着，要安慰我這樣的一個孤獨者，這使我更感受到了獨身的悲哀。因為我在敬慕着張海山，他與我是同樣的一個士兵，可是他已經有了女人，他該比我幸福，在他們夫婦中間，不應當再發生任何的不幸——像今夜我所見到的事件。

我走進酒店的時候，酒店的人幾乎都睡了，祇有一個年青人在招待他的主顧——一個士兵。我看了那個士兵胸前的證章以後，我知道了他就是張海山。他並不是一個高壯的人，臉上也沒有一絲野蠻的神情，從此，我幾乎完全默認他不會害了他的女人。他的

一隻手撐着頭，另一隻手握著酒杯，倚在桌上，已經是半醉了。我爲了監視他，也要來二兩酒，與他坐了同桌。他看着我，又要來一些殘餘的酒菜——向我表示着同情，這也許正因爲我們是同樣的軍裝，又被注定了同一的命運；雖然，既不相識，又不是同一連部的士兵。

我們兩人舉着酒杯，隔着桌子的距離，相敬一下，各自飲盡了一杯。他第一句話問我的便是：

「朋友，你結婚了嗎？」

「沒有。」

「你有家在這兒嗎？」

「沒有。」

「好！好！」

他說的很響亮，爲我豎起大姆指來。我與他又相飲了一杯，我問：

「你這是什麼意思？」

「哼，什麼意思！不要說有家，就是有了女人，不是也累住了腳嗎？」

「我想有女人總比沒有女人好！」

「像我這樣的有了女人，可真倒霉！」

我搖着頭，表示不相信他的話。於是他的拳頭把桌子敲得很響。

「朋友，你不知道我們明天就要開防了嗎？」

這時候，我才明白了他的苦衷，以及他與他女人不幸的所在。

我的二兩酒還沒有飲，完他的女人已經來了。她在未說話前，便扯住了他的衣頭，問他：

「你爲什麼偷着跑啦？」

「我不跑，我有什麼辦法？」

「你知道沒辦法，你就不該娶我！」她喘息着。繼續喊着：「你祇願你自己，說走就走了，你這沒良心的大兵！」

「我願意走嗎？這是長官的命令！」

「命令？狗屁的命令！你祇聽命令，你就不替我想想嗎？」

「我也不是沒有替你想啊！」

「替我想？你什麼時候替我想過？我看你祇知道命令，命令你開出東北，開到西安，你都不讓我知道，不是我來找你，你還能想着我嗎？這次你又要開出西安，還等着我

找你去啊？這裏，我沒有一個親人，你想想我那有錢去找你？再說你今天開到這地方，明天又開到那地方，我看看，將來要把你開出中國，你也等着我去找你嗎？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

他不做一聲，祇是聽着，忍受着。不過，我看他因酒，因氣憤，他額旁的脈絡，已經漲滿了血流，這並不是爲了她的責言，而且他自己也有更多的責言，無處發洩，所以他說：

「你祇知道怨我——你沒睜眼瞧瞧這是啥年頭啦！」

「啥年頭，你就不差家了？」

她的每句話，都像鋼鑄的塞子一般，堵塞着他的喉嚨，使他無話可說，使他終於哭了。

最後，他向自己的胸脯，猛猛地擊了兩拳，又掏了所有的衣袋，湊起八角五分錢丟給了她。

「朋友，請你替我付了酒錢吧！」

他向我說了，便走了。

然而她卻又追向他去。在門外不遠的地方，我聽見他們撕扯着衣服和打響着皮肉的聲音。

聲響。這時候，我很恨着自己，如果沒有我，在他們離別前，彼此的記憶中，不會再多留這一幕悲慘的印象吧？所以我立刻衝出門外去，解開了他們互相的撕打。於是他在這一刻的機會裏，裝做一匹老鼠樣，竄向暗淡的街道去，失了他的身影。

「你沒良心的東西，你去吧，你去挨刀，去挨槍子，讓你死後，沒有葬身的地方！……」

她跳着腳，罵着他，她待他好像待她的敵人；祇是仇恨，沒有寬恕。

當她確定了他不再轉來的時候，她的話卻柔弱了，柔弱得使人感到女人待男人那種最深的熱情。

「你走了，你怎麼不給我留下一把刀呢？」

她自語着，然後又問我：

「他真的走了嗎？」

「是，他真的走了！」

我爲了我們也要分離，我隨便地這樣說了一句：

「你也回去吧？」

「我回哪去？」

「回家呀！」

「哼，我家，祇我一個人！」

我祇好再這樣地說一句：

「你還起回娘家去吧！」

「嘿，我的娘家在東北！」

據說第二天的第一列兵車駛出以後，在鐵軌上，軋死了一個女人，全身被軋成三段，血與肉都失去了原色與原形，不過，在她破裂的腹部中，仍然有着一個完整的胎兒的頭部。

而在這個慘陰的滅亡裏，火車卻載着鐵的效能向前奔馳，在大野裏發出生命的呼喚，彷彿另外有一個巨大的胎兒，生長在它自己的腹中。

朦朧的期待

蕭紅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
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蜢。

李媽從那天晚上就唱着曲子，就是當她聽說金立之也要出發到前方去之後。金立之是主人家的衛兵。這事可並沒有人知道，或者那另外的一個衛兵有點知道，但也說不定是李媽自己的神經過敏。

「李媽，李媽！……」

當太太的聲音從黑黑的樹蔭下面傳來時，李媽就應着回答了兩三聲。因為她是性急爽快的人，從來是這樣，現在仍是這樣。可是當她剛一抬腳，爲着身旁的一個小竹方凳

，差點沒有跌倒，於是她感到自己是流汗了，耳朵熱起來，眼前冒了一陣花，她想說：

「倒霉！倒霉！」她一看，她旁邊站着那個另外的衛兵，她就沒有說。

等她從太太那邊拿了兩個茶杯回來，剛要放在水裏邊去洗時，那姓王的衛兵，把頭偏着：

「李媽，別心慌，心慌什麼？打碎了杯子。」

「你說心慌什麼？……」她來到嘴邊上的話沒有說，像是生氣的樣子，把兩個杯子故意的撞出叮噠的響聲來。

院心的草地上，太太和老爺的紙烟的火光，如一朶小花似的，忽然開放得紅了，忽然又收縮得像一片在萎落下去的花片。螢火蟲在樹葉上閃飛，看起來就像憑空的毫沒有依靠的被風吹着似的那麼輕飄。

「今天晚上絕對不會來警報的，……」太太的椅背向後靠着，看着天空。她不大相信這天陰得十分沉重，她想要尋找空中是否還留着一個星子。

「太太，警報不是多少日子夜裏沒有來了嗎？」李媽站在黑夜裏，就像被消滅了一樣。

「太太，那麼這仗要打到那裏？也打到湖北？」

「打到湖北是緊打到湖北的，你沒看見金立之都要到前方去了嗎？」

「到大冶，太太，這大冶是什麼地方？多遠？」

「沒多遠，出鐵的地方，金立之他們整個的特務連都到那邊去。」

李媽又問：「特務連也打仗，也衝鋒，就和別的兵一樣？特務連不是在長官旁邊保衛長官的嗎？好比金立之不是保衛太太和老爺的嗎？」

「緊急的時候，他們也要打仗，和別的兵一樣啊！你還沒有聽金立之說，在大場他也作戰過嗎！」

李媽又問：「到大冶是打仗去？」又隔了一會，她又說：「金立之就是作戰去？」

「是的，打仗去，保衛我們的國家！」

太太沒有十分回答她，她就坐在太太旁邊靜靜的站了一會，聽着太太和老爺談着她所不大理解的戰局，又是田家鎮，……又是什麼鎮……。

李媽離開了院心，經過有燈光的地方，她忽然感到自己是變大了，變得就像和院子一般大，她自己覺得自己已經赤裸裸的擺在人們的面前。又彷彿是自己偷了什麼東西被人發覺了一樣，驚慌忙的躲在黑暗處。尤其是那個姓王的衛兵，正站在老爺的門廳旁

邊，手裏拿着一個碗，像是不刷牙。

「討厭鬼，天黑了，刷個什麼牙……。」她在心裏罵着，就走進廚房去。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

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

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

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

李媽在飯鍋旁邊這樣唱着，在水筒旁邊這樣唱着，在晒衣服的竹杆子旁邊，也是這樣唱着。從她的粗手指骨節流下來的水滴，把她的褲腿和她玉藍麻布的上衣都印着圈子。在她的深紅而微黑的嘴唇上閃着一點光，好像一隻油亮的甲蟲伏在那裏。

刺玫樹的陰影在太陽下邊，好像用布剪的，用筆畫出來的一樣爬在石塔前的磚柱上。而那葡萄藤，從架子上邊倒垂下來的纏繞的枝梢，上面結着和扭扣一般大的微綠色和

小琉璃似的圓葡萄，風來的時候，還有些顫抖。

李媽若是前些日子從這邊走過，必得用手觸一觸它們，或者拿在手上，向牠旁邊的人招呼着：

「要吃得啦，……多快呀！長得多快呀！……」

可是現在她就像沒有看見它們，來往的拿着竹杆子經過的時候，她不經意的把竹杆子撞了葡萄藤，那浮浮沉沉的搖着的葉子，雖是李媽已經走過，而那陰影還在地上搖了多時。

李媽的憂鬱的聲音，不但從曲子聲發出，就是從勺子，盤子，碗的聲音，也都知道李媽是憂鬱了。因為這些傢俱一點也不響亮。往常那響亮的廚房，好像一座音樂室的光榮的日子，只落在回憶之中。

白嫩的豆芽菜，有的還帶着很長的鬚子，她就連鬚子一同煎炒起來，油菜或是白菜，她把它帶着水就放在鍋底上，油炸着菜的聲音就像水煮的一樣。因為她沒有心思，把火也不生得旺盛，而後淺淺的白色盤子的四邊，向外流着淡綠色的菜湯。

用圍裙揩着汗，在她正對面她平日掛在牆上的那塊鏡子裏邊，反映着彷彿是受驚的，彷彿是生病的，彷彿是剛剛被幸福離棄了的年青的山羊那麼沉寂。

李媽才二十五歲，頭髮是黑的，皮膚是堅實的，心臟的跳動也和她的健康成和諧。她的鞋尖常常是破的，因為她走路永遠來不及舉平她的腳，門坎上，煤堆上，石階的邊沿上，她隨時隨地的暢快的踢着。而現在反映在鏡子裏的李媽不是那個原來的李媽，而是另外的李媽了，黑了，沉重了，瘡啞了。

把吃飯的傢俱擺齊之後，她就從桌子邊退了去，她說：「不大舒服，頭痛。」她面向着欄柵外的平靜的湖水站着，而後蕩着。已經爬上了架的倭瓜在開着黃色的花上，有蜜蜂在帶着粉的花瓣上來來去去。而湖上打成片的肥大的蓮花葉子，每一張的中心頂着一個圓圓的水珠，這些水珠和水銀的珠子似的向着太陽，淡綠色的蓮花苞和掛着紅嘴的蓮花苞，從肥大的葉子的旁邊站了出來。

湖邊上有人爲着一點點家常的菜蔬除着草，房東的老僕人，指着那邊竹牆上冒着氣一張排着一張的東西，向李媽說：

「看看吧！這些當兵的都是些可憐人，受了傷，自己不能動手，都是弟兄們在湖裏給洗這東西，這大的毯子，不會洗淨的。不信走到那邊去看看，又腥又有別的味……」

西邊竹牆上晒着軍用毯，還有些草綠色的，近乎黃色的軍衣。李媽知道那是傷兵醫院，從這幾天起，她非常厭惡那醫院，從醫院走出來的用棍子當做腿的傷兵們，現在她

一看下就有些害怕。所以那老頭給給她看的東西，她只假裝着笑笑。隔着湖，在那邊湖畔上洗衣服的也是兵士，並且在那石頭上打着那洗着的衣裳，發出沉重的水聲來……

「金立之裏腿上的帶子，我不是沒給他釘起嗎？真是發昏了，他一會不是來取嗎？」

等她取了釘線又來到湖邊，隔湖的馬路上，正過着軍隊，唱着歌的，混着灰塵的行列，金立之不就在那行列裏邊嗎？李媽神經質的，自己也覺得這想頭非常可笑。

各種流行的軍歌，李媽都會唱，尤其是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她每唱到這一句，他就學着軍人的步伐走了幾步。她非常喜歡這個歌，因為金立之喜歡。可是今天她厭惡他們，她把頭低下去，用眼角去看他們，而那歌聲，就像黃昏時成團在空中飛着的小蟲子似的，使她不能躲避。

「李媽！……李媽。」姓王的衛兵喊着她，她假裝沒有聽到。

「李媽！金立之來了。」

李媽相信這是騙她的話，她走到院心的草地上去，呆呆的站在那裏。王衛兵和太太都看着她：

「李媽沒有吃飯嗎？」

她手裏捲着一半裏腿帶子，她的嘴唇發黑，她的眼睛和釘子一樣的堅實，不知在釘

住她面前的什麼。而另外的一半裏懸帶子，比草的顏色稍微黃一點，長長的拖在草地上，拖在李媽的腳下。

金立之晚上八點多鐘來的。紅的領章上又多了一點金花，原來是兩個，現在是三個。在太太的房裏，爲着他出發到前方去，太太賞給他一杯檸檬茶。

「我不吃這茶，我只到這裏……，我只回來看一下。連長和我一同到街裏買連裏用的東西。我不吃這茶，……連長在八點一刻來看老爺的。」他靈敏的看一下袖口的錶：「現在八點鐘，連長一來，我就得跟連長一同歸連……。」

接着他就談些個他出發到前方，到什麼地方，做什麼職務，特務連的連長又是怎樣一個好人，又是帶兵多麼真誠，……太太和他熱誠的談着。李媽在旁邊又拿太太的紙煙給金立之，她說：

「現在你來是客人了，抽一支吧！」

媽又跑去把裏腿帶子拿來，擺在桌子上，又拿在手裏又打開，又……心來，……在地板上，她幾乎不能停穩，就像有風的水池裏走着的一張葉子。

他爲什麼還不來到廚房裏呢？李媽故意先退出來，站在門坎旁邊，嗽了兩聲，而後又大聲和那個王衛兵講着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話，她看金立之仍不出來，她

又走進房去，她說：

「三個金花了，等從前方回來，大概要五個金花了。金立之今天也換了新衣裳，這衣裳也是新發的嗎？」

金立之說：「新發的」

李媽要的並不是這樣的回答。李媽又說：

「現在八點五分了，太太的錶準嗎？」

太太只向着錶看了一下，點一點頭，金立之仍舊沒有注意

「這次，我們打仗全是爲了國家，連長說，寧作戰死鬼，勿作亡國奴，我們爲了妻子，家庭，兒女，我們必須抗戰到底……。」

金立之站得筆直在和太太講話。

趁着這功夫，她從太太房子裏溜了出來，下了台階，轉了一個彎，她就出了小門，她去买兩包烟送給他。聽說，戰壕裏烟最寶貴。她在小巷子裏一邊跑着，一邊想着她所要說的話：「你若回來的時候，可以先找到老爺的官廳，就一定能找到我。太太走到那裏，說一定帶着我走。」再告訴他：「回來的時候，你可不能忘了我，要做個有心的人，可不能够高陞了就忘了我……。」

她在黑黑的巷子裏跑着，她並不知道她自己是在發燒，她想起來到夜裏就越熱了，真是湖北的討厭的天氣，她的背脊完全浸在潮濕裏面。

「還得把這塊錢給他，我留着這個有什麼用呢？下月的工錢又是五元。可是上前綫去的，錢是有數的，……」她隔着衣裳捏着口袋裏一元錢的票子。

等李媽回來，金立之的影子都早消滅在小巷子裏了，她站在小街子裏喊着：

「金立之！……金立之！……」

遠近都沒有回聲，她的聲音還不如落在山澗裏邊還能得到一個空虛的反響。

和幾年前的事情一樣，那是在九江的家鄉，她送一個年青的當紅軍的走了，他說他當完了紅軍回來娶她，他說那時一切就都好了。臨走時還送給她一匹印花布，過去她在家裏一看到那印花布她就要啼哭。現在她又送走這個特務連的兵士走了，他說抗戰勝利了回來娶她。他說那時一切就都好了。

還得告訴他：「把我們工錢都留着，將來安排我們的家。」

但是金立之已經走了，想是連長已經來了他歸連了。

等她拿着紙煙，想起這最末的一句話的時候，她的背脊被涼風拍着，好像浸在涼水裏一樣，因為她站定了，她停止了，熱度離開了她，跳躍和翻騰的情緒離開了她。徘徊

，鼓蕩着的要破裂的那一剎的人生，只是一剎把其餘的人生都帶走了。人在靜止的時候常常冷的。所以她不期的打了個脊伶的冷戰。

李媽回頭看一看那黑黑的院子，她不想再走進去，可是在她前面的那黑黑的小巷子，招引着她的更沒有方向。

她終歸是轉回身來，在那顯着一點蒼白的鋪磚的小路上，她摸索着回來了。房間裏的燈光和窗帘子的顏色，單闖得就像飄在空中的一塊布和閃在空中的一道光綫。

李媽打開了女僕的房門，坐在她自己的牀頭上，她覺得蟲子今夜都沒有叫過，空的，什麼都是不着邊際的，電燈是無緣無故的懸着，牀舖是無緣無故的放着，窗子和門也是無緣無故的設着……總之，一切都沒有理由存在，也沒有理由消滅。……

李媽最末想起來的那一句話，她不願意反復，可是她又反復了一遍：

「把我的工錢都留着，將來安排我們的家。」

李媽早早地休息了，這是第一次，在全院子的女僕休息之前，她是第一次睡得這樣早，她買給金立之的兩盒紅錫包香烟就睡在她枕頭的旁邊。

湖邊上戰士們的歌聲，雖然是已經黃昏以後，有時候隱現的還可以聽到。

夜裏，她夢見金立之從前線回來了。「我回來安家來了，從今我們一切都好了。」

他這勝了。

而且，全立之的頭髮，還和從前一樣的黑。

他說：「我們一定得勝利的，我們為什麼不勝利呢？沒道理！」
李媽在夢中很溫順的笑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被煎熬的心

新以

——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她面向了牆躲着已經不知道幾許時候了，心中默念的數字都成千累萬地堆起來，可是她兀的睡不着。睜開眼，眼睛就清亮亮的，連一絲睡意也不會引起來。把頭稍稍仰起些，就看到牆上浮游的光亮，牆紙的花紋都極清晰地照出來。她驚訝地翻了一個身，迎了她面的是那一大片火光，從不被窗簾遮住的玻窗映進來。她衝口叫一聲，也沒有披衣服，就跳到地上，走近窗前，雙手拉開窗門。

朝北望去，半邊天都紅了，槍機的聲音却異常地稀疏。可是那火頭燃燒得很旺盛，平時窗外遮蔽她眼睛的那一抹高林，小枝粗幹都照得清清楚楚，好像一幅黑白畫，可是那背景却是一派火紅。

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忘記了痛，也忘記了困，也忘記明天早晨七點鐘便要起牀的工作。她的心極苦痛，好像被那火在炙烤着，困惑地浮起來，她的眼角不自禁地滾下兩顆淚。

球

她早就聽到一點她認為極不幸的消息，可是她不相信，就是別人問起她來，她也不那麼說。她想着爲了不使這區域中三百萬的居民淪爲敵人的奴隸，他們一定得堅守這附近的障地，雖然別人說爲了消耗敵人更大的實力，爲了誘敵深入以得最後的勝利。……窗外還飄着細雨，有的隨風灑在她的臉上，她不去拂拭，就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那裏，樓下的鐘沉紆地打了三下，突然有一陣機關槍響朗的鳴叫，不久便又沉寂下去了。

早晨，全身都很疼痛，她忘記了昨晚睡過沒有，她仍然很疲乏。因爲沒有聽見賣報的孩子的吵叫，以爲時間還很早，看看放在牀邊的腕錶，纔知道就要到七點鐘，她就急匆匆地洗臉梳頭，連早餐也來不及吃，三步併兩步地跑出去了。

雨還沒有止，纖細得像霧一樣填在空中，地上却被水濕得光油油的，初冬的冷風從袖口和領口鑽進來，她打了一個寒戰，巷裏是出奇的寂靜，遠遠有一個短小的人形移過來，對面正纔看到那正是每天大聲叫着跳着賣報的孩子，可是今天他低垂着頭，腋下夾着一捲報紙，很像一隻鬥敗了的火鷄，慢吞吞地走着。還是她叫住他，把錢遞給他，他纔把一張報紙送到她的手中。

只看了那幾個黑方體的大標題，她的心就陡向下一沉，頓時像什麼都空了，身子飄在雨霧裏。那原是她想得到的，一早遭逢那不幸的變化，正如一個害惡瘡病人被刺到致命的傷口，激起身心澈骨的疼痛，她的眼前是一片黑，她不得不強自移動身子，閉了眼睛，攏到牆下些時，一直到她張開眼在灰黑之外，還能看到迷濛的影子，她纔走出巷口，喊了兩輛車，坐上去吩咐車夫快點把舖拉到××路的傷兵醫院去。

坐到車上，她纔覺出左手裏還緊緊攥着那張報紙，她就連看也不帶把它撕成粉碎，丟到地上去。她想得出那上面會說些什麼冠冕堂皇的話，可是失望的事實早籠住那她十九歲熱刺刺的心，使她全時間覺得什麼都空了……」

車在傷兵醫院的門前停下來，她俯過車窗，就地向裏邊去。經過那方草地的時候，看到前些天加工趕造的療養棚次還不曾造好已經起始拆除，她真的想不出爲了什麼。她沒有時間仔細去想，她知道時間已經過去了，她促她跑到房裏換好衣服，就剛樓上的病房裏，照例勉強地和值夜的余女士交換一個微笑，就起始查驗上午的體溫。

這原是輕傷療養室，平日有說有笑的，這一天卻顯得異常寂靜。在另一個門邊遇見慣好說笑的佩瑾，她拉長臉站在那裏，緊蹙着眉頭，眼睛裏汪着淚，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她的嘴翹得很高，又像在生氣。她不敢再多看她，就輕悄悄地走出來，不曾想到，

佩瑾也隨在她的身後走了出來。

「青芷，您也知道了吧？」

佩瑾不敢問又要問地向她說，她應不出聲，突然間，佩瑾就把身子投過來。

「我不要，我不要！……」

她們原是同學，到這傷兵醫院來服務也是一同進來的，佩瑾纔放肆地向她咕噥着。同時兩條淚已經從眼角滾落下來。

她強自忍住心中的傷痛，輕輕拍着她的肩膀說：

「不要這樣子，給他們聽見了就不好……」

「他們還不會知道麼？你看他們的樣子？」

「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又該告訴他們說。再說這不過是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正在這時候，一個男護士過來勸她說：

「孫小姐，請您到裏面去一下，那位林排長請您去有兩句話說。」

「唔，唔，……」她一面答應着，一面用手絹沾乾眼上的淚痕，就和佩瑾匆匆地退去。

那個排長，原來也是一個學生，在北站附近，腿上受了兩顆彈子穿傷，已經好起來

，是說不久就要出院歸隊的。他平日就沉默，人又極和氣，睡在牀上，只是閱讀書報來消磨時日。等她們走到他的牀邊，他就文雅而沉着地問：

「小姐，聽說開北我們已經撤退了，是有那麼回事麼？」

「這個我們還不！」

「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了——」

他喃喃地說着，就低垂下頭去，他的臉漸漸轉為蒼白了，他的嘴唇變成青色，她們驚惶地抓住他的手腕，正在這時候，那邊又有一個人大聲地叫起來，她就急忙和徐說：

「佩璋！姦來招呼林排長，我們得即趕着看林邊去。」

一個鴉兵，彷彿已經從牀上跳起來，大聲地叫着：

「俺可沒有退步，……就是弄八字橋，要不是掛了彩給搶回來……俺死也不走的，……俺什麼也不怕，……他嫌的……就是他嫌的…………震了老子的耳朵，……俺算不得什麼，……可是打到如今，好端端地退下來……他媽的，就憑這一點，對得起誰呀……不用說那死了的，就是俺——」

他嚷到後來，好像被一塊石頭壓在喉嚨，像是要吐盡時，哇地一聲，咧開大嘴哭起

來了

在前綫上他被強烈的砲火震得失去聽覺，他的耳朵一直聾了，在先，他的神經也被攪亂了。他怕別人也像他一樣聽不見，纔用那麼洪亮的聲音說。

他哭的聲音也異常隆大，把整個的病房好像給淹在悲傷的海裏，顛簸着，搖撼着，許多人都忍受不住了，有的暗自抹淚，有的也放聲哭起來。

她趕過來也沒有一點用，她幾乎懇求他們靜下些去，可是他們就聽不見她的語音。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忍不住也淌下淚來。轉過身去用手掌揩拭，一個裹着頭的傷兵小正好面了她，向她說：

「真是，孫小姐，想想，那一方土地，我們是用血肉來保衛過的。那就像自己的熟人一樣。……」

「同志們，不要這樣子，——」帶着雜亂的語聲稍稍靜下些去，總就提高嗓子叫着：「諸位已經因為保衛土地，受了名譽的傷，那麼就該安心來調養，將來好再上戰場和日本人去拚命。撤退或是改守防綫，那總有一定的策略，我想諸位同志一定比我更清楚的多。那麼我們就不必浪費這多餘情感，如果心裏有什麼不痛快，讓我們合唱一隻義勇軍進行曲吧，那可以幫助我們消除鬱悶的，還可以振起我們的精神來。」

「好！好！」

大家像雷聲一樣地叫起來，這時候徐也走到她的身邊，她輕輕地揮動着手，隨着他們就一齊唱起：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纔唱了這兩三句，那個像猴子一樣的李師母，就氣急敗壞地跑進來，好像有什麼大禍就要落在她的頭上，着見她們兩個，就一直朝着她們奔來。

「你們怎麼這樣不懂事？難道要逼我立刻就把這傷兵醫院結束麼？」

她的聲音并不大，可是那麼難聽，多少人就不約而同地停止。這個中等女人是屬於教會的，她的丈夫是牧師，她也是為主服務。她的頭髮挽成教婆子式的短髻，還架一副金絲眼鏡，處處表示出來她的身分和職業。這個醫院名義上還是由她負責，可是平時她不大管事，因為主還要她去做許多偉大的工作。可是今天她這麼早就跳出來，把平日那張慈眉善目的臉板成鐵青，下頰仰起些來，只在等候她們滿意的答覆。

別人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茫然地望着她，有的看了她那副樣子，沒忍不住要笑出來。她卻又起腰來，咆哮一般地說：

「你們還不知道麼？日本人就要來干涉租界裏的一切反日行動！——」

「憑什麼日本人就來干涉？呵！請你說說看。」

佩瑾歪着頭向她反問着，這時還有一個人叫了一聲：「日本人就要來干涉，你怎麼會知道？」還沒有等到她的回答，就有人叫幾聲漢奸。青芷在這時候，立刻做着手勢，要他們靜下去。李師母的臉氣得更青了，她大張着嘴，許久也說不出話來。她心裏想：「你們這羣死鬼，不是我，早就化成灰了，這時候會罵我漢奸，好！讓你們看看吧！」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人來通知我，我就這麼辦。中國兵退了，日本人可不容許你們這樣鬧。」

「什麼？狗×的，誰敢管老子？日本人，西洋人，我有一條胳膊，也要和他們拚到底！」

一個截去一隻胳膊的兵，從牀上跳起來，粗魯地叫着，他好像要朝李師母奔過來，卻爲另一個傷兵拉住，李師母一邊退，一邊還不斷地咕噥：

「好，好！你們這些賤種！看你們橫行到幾時？」

她氣沖沖地退出去，樓梯響了一陣登登的聲音，她就跑到樓上去了，留下來的整間病室都在喧擾之中，有的真還不知道這不幸的消息，爲李師母明白地說破了，就嗚嗚地

像小孩子一般地哭起來。那卻不是孩子般的懼怕，他們在傷心，因為那些土地，有他們的血肉在上面。斷了腳的人，心急地從牀上跳下來，忘記自己的傷創，一下就跌到在地上，她們兩個趕緊跑過去扶，倒在地下的身子好像有些發僵，臉上也變了顏色，——有的的叫，有的用極難聽的字句斥罵，他們都陷在悲傷之中，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來發洩，不管不顧地顯出原始的，樸實的，熱誠的野性。……

她不知這一天是怎麼過去的，下午出來的時候，只覺得頭是異常的沉重，心胸間有吐不出的鬱悶。原來蘊在她心中的悲傷，這一天她只得極力按捺住，於是就像有千萬斤的重量壓在她的身上，長長地吐了幾口氣也不覺得輕鬆，她想痛快地叫一場，或許能對她好些。可是天已經漸漸地黑下來，她想她只該快快走回家去。

「號外，號外，阿裏着八百勇士誓守開北的號外，……」

本來她沒有買報紙的心，爲末一句引動了，她就掏出幾個銅元，從賣報的孩子手裏取來一張報，最先被她看到的，就是那幾個用紅墨印的特別標題：「我八百壯士誓守開北」。她都覺得出心是驚地一跳，全身的血都滾沸了，手就有點抖着。她再也看不下去，她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忍耐，倉卒間只尋到「四行倉庫」這幾個字，立刻就喊了一

輛車坐上，去吩咐着拉到西藏路。

沒有疲乏，沒有失望，也沒有壓積的鬱悶；她的心胸立時就開朗了，捏在手裏的一張晚報，不知不覺地揉成一團，等到她想到那張報紙，它已經破碎了，而且由於夜晚，再也看不出上面的字跡。她順手就把它丟在路上，一陣風還吹動它滾了幾遭。她心裏想：車夫能有這陣風那樣快就好了，可是她的心，比風更迅速地飛到她要去的地方。

到了西藏路北端，她下了車，再朝前走幾步，就是蘇州河的南岸。已經有些人站在那裏，望過去是一片黑，遠處的火光，顯出幢幢建築的黑影。她什麼也看不出來，像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她卻還是很仔細地注視着。步槍聲稀疏地響着，機關槍有時候也不耐煩地叫囂一陣，維持治安的巡捕，已經來干涉觀望的人了，可是人們退兩步之後又前進三步。雖然是一無所見，都是那麼熱心地看過去，不知道誰叫起來，大家一齊叫着，惹動巡捕，強制地要他們散開。

她站在那裏，情感激動使得她的身子微微抖着，她極力地望過去，眼睛覺得酸痛，待用手去揉，手掌就濕潤了。她心中只是想着：我怎麼能跨過這條河呢？我怎麼能大聲地來叫出我衷心的喜悅呢？我怎麼能仔細地看清那些勇士們的臉呢？這時候，那些火槍不使她的心苦痛了，她希望它燒得更大，能映出那八百個好男兒的英姿來。

前面的人退後來，實在不能站立，她也只得轉過身來，頓時她所看到的是一條燈火輝煌的馬路。無數的人和無數的車，舞場和影戲院，一座教堂的屋頂上，還轉着霓虹燈的十字架。……一切都引起她的憤恨，她把頭一偏，也就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當她敲着家門的時候，她纔想到天過晚了，也許又引起一家人的懸念。打開門的是張媽，一看見是她，便驚異地說：「二小姐！您可回來了！」然後把頭子轉過去，扯開喉嚨大聲地叫着：「二小姐回來啦！」隨就聽見樓梯響的聲音，急促地跑下來的正是纔十歲的弟弟小金。他一下就抱住她的腿，無邪地仰望着她，告訴她媽媽和爸爸都在等她，大哥已經到醫院去探問，還說是誰也沒有吃飯，都在等她一個人哩！她牽了他的手，隨着走到樓上去，父親已經在樓梯口那裏等她，好像原想申斥她幾句，看到她便什麼都冰消雪釋的樣子，只在急急地問她是不是醫院裏出了什麼事情。

她搖着頭，作為對父親的回答，逕直地走進房裏，看坐在靠椅裏的母親，她看見她就絮絮地說起來：

「你真怕死人了，這麼晚不回來，還當你出了什麼岔子，快過來讓我看你，看你

「沒有，我早離開那兒了，我到——」

她說了半句，急忙吞住，父親走進來說：

「聽說傷兵醫院都要結束了，那纔好，免得你這樣奔波勞苦，虧你的身體還不大好，居然這種生活過了好幾個月！」

「不會結束的，不會結束的。」

她急遽地搖著頭，把握在母親手裏的兩隻手抽出來，她的臉有點紅起來，眼睛頓時顯出希望的光輝。

「你怎麼知道不會結束？中國兵既然退了，日本人還能不干涉租界的行政麼？我早就聽說租界當局，準備停止一切反日行動，那麼，那麼——」

「中國兵沒有退，關北還有的。」

她不服似地打斷父親的話頭，總是搶着說出來。

「瞎，我知道你一定看見了那晚報，那還不是報紙故意鼓舞民心，說不定也會就沒有那件事的。」

「有，有！我去看過了，在西藏路那邊，——」

「怎麼？你怎麼能到那險地去？萬一有個差錯，可怎麼辦？下次千萬不可能去，聽

見了麼？」

母親趕着站起來，像對準她耳朵說，一面又抓牢她的手，好像要把她拉回來似的。「就是真有也算不得什麼，幾百人，還受得了日本兵的包圍麼？十幾萬大兵都退了，這一點點還能有什麼作爲！」

父親悲觀地下着定論，可是她不服氣，她有許多話想要說，媽媽去來說飯擺好了，她就不願意再說下去，隨着走到樓下去吃飯。

第二天清晨，東早她就被迫出門去了，她沒有到醫院去，却一直又跑到西藏路。那邊沒有幾個人，一排鐵絲網封住路口，真都是武裝的巡捕。就是想站在那邊張望，這事也不可能，一被中國巡捕，和善地低低和她說：

「不要看到西邊去，這裏外國人本許看，那邊眼樣可看不得見。」

她聽從他的話，就動而走去，但路已經有二三十個人站在那裏，從一間矮小的房裏望過去，正是那座倉庫的屋頂，有三五個黑點一般的人形，在上面移動着。這邊的人都放下帽子舉着手，她也舉起手來擺動着，上面的人也搖手作爲回答。突然看見一隻手揮，最響的響一聲，這邊的人都歡叫着，狂了般地震擊。

可是在她的心裏，卻蘊有一番說不出的感觸，她幻想着：若設是她也在那裏面，在絕地中和敵人做最後死搏，……這樣想了的時候，她的眼睛就灑滿淚水，自從開戰以來，她還沒有像這樣被感動過。她隨在別人的聲音之中，拚着所有的氣力叫着，她不知道叫些什麼，她只希望她的聲音，能傳到他們那邊，使他們在和最後的命運來爭鬥的時候，聽到同是人類的，充滿了感佩的，鼓舞的，敬愛的，熱誠的，微小的呼聲。隨了這呼聲的是掛到臉頰上的二行熱淚，那不是無用的，脆弱的，悲傷的，胆怯的，無恥的表現；那是從心底湧上來極度的，善悅的，欣慰的，用語言所不能表達出的，崇敬的，至上的情感，她任它流下來，再任風為她吹乾。

趕到醫院去時候已經過去了；可是她一眼就看見懸在門前的一方「第××傷兵醫院」的木牌已經不見，再走進去些，就看到那些輕傷的士兵，正聚在廊下，客堂裏，樓梯邊，有的倚坐着，有的立着，還有支持不住的就躺下去。什物凌亂地堆積着，顯然有了極大的變動。佩瑾比她來得早，並蹲在他們的中間，安靜地和她招呼着。她走上去，他們也圍起她來。

「這是怎麼回事？」她向佩瑾說。「我們的人又沒有退，難說就這樣完了麼？」

「哼，你看——」

佩瑾把右手伸出指着，她望過去，就看到旗桿上飄揚着的一方外國旗。

「——方纔我還和那教婆子說一陣，她反倒忠告我：愛國也得有限度的，我真不懂她是什麼意思！」

「等着吧，萬一那支孤軍堅守下去，怕她不再換一付面孔。」

聽到「孤軍」這兩個字，不但引起佩瑾的興趣，而那些受傷的弟兄們，也張大眼睛注視着她，有的還發着關切的問詢。

「我去看過他們。」她這樣起首：「那是真的，許多人都去看，聽說那裏面彈藥糧食都很多，我想他們也許能守得很久，那就好了，給他們看看。我真不服氣，要不爽性一開戰就放棄，否則守了這麼久，然後再退出，怎麼能對得起死傷的弟兄？」

「是呀！」一個山東兵插進來：「俺就那麼說，小姐，您老告訴我，我能不能也到那邊去？我的脚不中用，我的手還罷，手溜彈，再炸死幾個日本鬼子，那都是賺的。」
這個兵沒有腿，架着三條木拐，顯得極不純熟，可是他的精神和體力都很好。

「那我可不知道，我想通不過去，租界當局也不會答應。——」

「那就是上了租界的當！」

那個兵大聲地說了一句，就低下頭去，他用後背抵着牆，想來是可以立得穩當些，因為氣憤，他的臉紅漲着。

沉默了些時候，她又向佩瑾問：

「那麼這些同志們，是要隨軍西行麼？」

「不，那倒不是，要合併到指定的地方，好像是秘密的，不能使日本人知道。」

「我真不懂，就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傷兵醫院也不能受干涉的！」

「誰還能說呢？只好任他們擺佈它。」

這時候，那個李師母正精神百倍地指揮僕人打掃房子，她們是先把這些傷了的弟兄掃出去，再把灰塵也掃出去。青芷用輕蔑的眼睛望望她，立刻就把頭偏到一邊去，低聲憤恨地說：

「看我們將來把租界都收回來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地方好養你們！」

終於，那一度的破聲，幾乎把她從牀上震到地下，她不知道該怎麼想纔好，她閉起眼睛，就彷彿那面大旗在她的腦子裏飄，她的心總是隨着那面旗鼓舞着。可是這破聲，真的使她猜不透了，她簡直不知道是吉是凶。

那些礮是連發的或是并發的，從來也沒有間斷過，聲音高亮，恰像在離她不遠的地方施放。她是睡着被驚醒過來，許多人也醒轉來，靜夜中一些微細的人聲也都聽到。

她的心情是不定的，她想不出這些礮是打到敵人那邊，或是打到我們這邊，她想了——立刻把心念閃過去，她不願意那樣想，她想不至於有那樣的結果。她記得他們的誓死談話，於是她的腦子裏，又閃出幾百具血肉模糊的屍身的影子。她覺得怕，立刻大睜了眼，把電燈掉亮，驅去那不祥的幻境，想明天的報紙標題是：「我孤軍發揚礮火威力，激戰徹夜，……」

可是一切并不是她的想像那樣，第二天報紙上的最後要訊上，明顯地刊出來的是：「孤軍壯士英勇撤退，現集中××等地，準備轉赴後方，再與敵人周旋……」

她好像從山峯上失腳落下，一直陷到幽深的谷裏，眼前是一片漆黑，連亮一下的火星也沒有。她睡在牀上，她生着一場病，窗外是陰沉沉的天，哭泣似地成天的下着雨。

「她該好好休養一陣了！——」父親看見她就和母親說，那時她正閉着眼，好像睡着的樣子。「等身體好起來的時候，她就可以繼續讀書。」

可是她並沒有那麼安分地守在家裏。時常來探望她的佩瑾，早已替她準備好一切，在一個早晨，她悄悄地提了小包，從後門溜出去。出於她的意外，那是一個晴朗的天，

幾日的雨水，把天空洗得更清澈，初升的太陽，正把火紅的光芒佈遍地上。
她沒有瘦損，卻更健強地邁着步子。

逃
難蕭
紅

這火車可怎能上去？要帶東西是不可能，就單說人吧！也得從下邊用人抬。

何南生在抗戰之前做小學教員，他從南京逃難到陝西，遇到一個朋友是做中學校長的，於是他就做了中學教員，做中學教員這回事先不提。就單說何南生這面貌，一看上去真使你替他發愁，兩個眼睛非常光亮，而又時時在留神，凡是別人要弄的東西，他却躲避着不看，而別人不要看的東西，他却偷着看，他還沒開口說話，他的嘴先向四邊裂開，幾乎把嘴裂成一個火柴盒形，那樣子使人疑心他吃了黃蓮。除了這之外，他的臉上還有點特別的地方，就是下眼臉之下，那兩塊豆腐塊樣突起的方形筋肉，無管他在說話的時候，在笑的時候，在發愁的時候，那兩塊筋肉永久不會運動，就連他最好的好朋友，不用說，就連他的太太吧！也從沒有看到他那兩塊磚頭似的筋肉運動過。

「這是幹什麼？……這些人，我說：中國人若有出息，真他媽的……」

何南生一向反對中國人，就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國人似的。抗戰之前反對得更厲害，

抗戰之後稍稍好了一點，不過有時候仍舊來了他的老毛病。

什麼是他的老毛病呢？就是他本身將要發生點困難的事情，也許這事不一定發生，只要他一想到關於他本身的一點不痛快的事，他就對全世界懷着不滿。好比他的襪子，晚上脫的時候掉在地板上，差一點沒給耗子咬了一個洞，又好比臨走下講台的當兒，一腳踏在一隻粉筆頭上，粉筆頭一滾，好險沒有跌了一交。總之，危險的事情若沒有發生就過去了，他就越感到那危險得了不得，所以他的嘴上，除掉常常說中國人怎樣怎樣之外，還有一句常說的就是：

「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

他一回頭，又看到了那塞滿着人的好像鴨籠似的火車。

「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現在他所說的：「到那時候可怎麼辦」，是指着他們到逃難的時候可怎麼辦。

何南生和他的太太送走了一個同事，還沒有離開站台，他就開始不滿意，他的眼睛離開那火車第一眼看到他的太太，就覺得自己的太太胖得像豬那麼笨，這在逃難的時候多麻煩。

「看看吧，到那時候可怎麼辦！」他心裏想着：「再胖點，就是一輛火車都要裝不下

噫！」可是他並沒有說。

他又想到：還有兩個孩子，還有一隻柳條箱，一隻豬皮箱，一個網籃，三牀被子，也得都帶着，……網籃裏邊還能裝得下兩個白鐵鍋。到那裏還不是得燒飯呢！逃難，逃到那裏還不是得先吃飯呢！不用說逃難，就說抗戰吧，我看天天說抗戰的，逃起難來比誰都來的快，而且帶着孩子老婆鍋盆瓢盆一大堆。

在路上他走在他太太的前邊，因為他心裏一煩亂，就什麼也不願意看。他的脖子向前探着，兩個肩頭低落下來，兩隻胳膊就像用稻草做成似的，一路上連手指尖都沒有彈一下。若不是看到他的兩隻腳，還在一前一後的移邁着，真要相信他是畫匠舖裏的紙彩人了。

這幾天來，何南生就替他們的家庭憂着心，而憂心得最厲害的，就是從他送走那個同事，那快要壓斃了的火車的印象，總不能去掉。可是也難說，就是不逃難，不抗戰，什麼事也沒有的時候，他也總是胆戰心驚的。這一抗戰，他就覺得個人的幸福，算完全不用希望了。他就開始做着倒霉的準備。倒霉也該準備的嗎？讀者們可不要稀奇！現在何南生就要做給我們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何南生從牀上起來了，第一眼他看到的，就是牆上他已準備好的自歷。

「對的，是今天，今天是十五……」

一夜他沒有好好睡，凡是能夠想起的，他就一件一件的無管大事小事，都把它想一遍，一直聽到了潼關的炮聲。

敵人佔了風陵渡，和我們隔河炮戰已經好幾天了，這炮聲夜裏就停息，天一亮就開始，本來這炮聲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何南生也不怕，雖然他教書的那個學校離潼關幾十里路，照理他應該害怕，可是因為他的東西都通通整理好了，就要走了，還管他炮戰不炮戰呢！

他第二眼看到的，就是他太太給他擺在枕頭旁邊的一雙襪子。

「這是幹什麼？這是逃難哪，……不是上任去呀！……你知道現在襪子多少錢一雙？……」他喊着他的太太：「快把舊襪子給我拿來！把這新襪子給我放起來。」

他把脚尖伸進拖鞋裏去，沒有看見那破襪子破到什麼程度，那露在後邊的，他太太一看到就咧起嘴來。

「你笑什麼？你笑！這有什麼好笑的，……還不快給孩子穿衣裳，……天不早啦！……上火車比登天還難，那天你還沒看見？襪子破有什麼好笑的？你看沒到前線上的士兵呢！都光着腳。」這樣說，好像他看見了，其實他也沒看見。

十一點鐘還有他的一點鐘歷史課，他沒有去上，兩點鐘他要上車站。

他吃午飯的時候，一會看看鐘，一會揩揩汗，心裏一着急，所以他就出汗。學生問他幾點鐘開車，他說：

「六點一班車，八點還有一班車，我是預備六點的，現在的事難說，要早去，而況我是帶着他們，……」他所說的「他們」，是指他的孩子老婆和箱子。

因為他是學生們組織的抗戰救國團的指導，臨走之前還得給學生們講幾句話，他講的什麼，他沒有準備，他一開頭就說，他說他三五天就回來，其實他是一去就不回來的。最後的一句，說的是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其餘的他說，他與陝西共存亡，他絕不逃難。

何南生的一家，在五點二十分鐘的時候，算是全來到了車站：太太，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一個柳條箱，一個豬皮箱，一袋網籃，三個行李包。為什麼行李包這樣多呢？因為他把雨傘，字紙箋，舊報紙，都用一條被子裹着，算做一件行李，又把抗戰救國團所發的棉襖棉褲——制服，還有一雙破棉鞋，又用一條被子包着。這又是一個行李，那第三個行李，也就是他的最後的一條被子，那裏邊包的東西非常多：電燈泡，粉筆箱，羊毛刷子，掃牀的掃帚，破揩布兩三塊，洋臘頭一大堆，算盤子一個，細鐵

絲兩丈多，還有一團白線，還有肥皂盒蓋一個，剩下又都是舊報紙。

只舊報紙他就帶了五十多斤，他說：「到那裏還不得燒飯呢？還不得吃呢？而點火還有比報紙再好嗎？這逃難的時候，能儉省就儉省，肚子不餓就行了。」

除掉這三個行李，網籃也最豐富，白鐵鍋，黑瓦罐，空餅乾盒子，掛西裝的弓形的木架，洗衣裳時掛衣裳的繩子，還有一個掉了半個邊的陝西土產痰盂，還有一張小油布，是他那個兩歲的女孩夜裏舖在牀上，怕尿濕了褲子用的，還有兩個破洗臉盆，一個洗臉的，一個洗腳的。還有油鳥的筷子籠一個，切菜刀一把，筷子一大罐，吃飯的飯盤三十多個，切菜檯三個。切菜檯和飯盤是一個朋友走時留給他的。他說：「逃難的時候，東西只有越逃越少，是不會越逃越多的，若可能就多帶些個，沒有錯，丟了這個還有那個，就是拆也能够拆多幾天呀！還有好幾條破褲子，都在網籃的底下，這個他也有準備。」

他太太在裝網籃的時候問他：

「這破褲子要它做什麼呢？」

他說：「你看你，萬事沒有打算，若有到難民所去的那一天，這個不都是好的嗎？」所以何南生這一家人，在他領導之下，五點二十分鐘才全體到了車站，差一點沒有趕不上火車——火車六點開。

何南生一邊流着汗珠，一邊覺得這回可萬事齊全了，他的心上有八分快樂，他再也想不起什麼要拿而沒有拿的，因為他已經跑回去三次，第一次取了一個花瓶，第二次又在燈頭上擰下一個燈傘來，第三次他又取了忘記在灶台上的半盒刀牌烟。

火車站離他家很近，他回頭看看那前些日子還是白的，爲着怕飛機昨天才染成灰色的小房。他點起一枝烟來，在站台上來回的噴着，反正就等火車來，就等這一上了。

「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照理他正該說這句話的時候，站台上不知堆了多少箱子，包裹，還有那麼一大批流着血的傷兵，還有那麼一大堆吵叫着的難民。這都是要上六點鐘開往西安的車。但何南生的習慣不是這樣，凡事一開頭，他最害怕，總之一開頭他就絕望，等到事情真來了，或是越來越近了，或是就在眼前，一到這時候，你看他就安閑得多。

火車就要來了，站台的大鐘已經五點四十一分。

他又把他所有的東西看了一遍，一共是大小六件，外加熱水瓶一個。

「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忘記的吧？你再好好想想！」他問他的太太說。

他的女孩跌了一交，正在哭着，他太太就用手給那孩子抹着鼻涕：

「喲！我的小手帕忘下了呀！今天早晨洗的，就掛在院心的繩子上。我想着想着，

說可別忘了，可是到底忘了，我覺得還有點什麼東西，有點什麼東西，可就想不到來。何南生早就離開太太往回跑了。

「怎麼能够丟呢？你知道現在的手帕多少錢一條？」他就用那手帕揩着臉上的汗：「這逃難的時候，我沒說過嗎？東西少了可得節約，沒有就添不起。」

他剛喘上一口氣來，他用手一摸口袋，早晨那雙沒有捨得穿的新襪子又沒有了。

「這是丟在什麼地方啦？他媽的，火車就要到啦，……三四毛錢，又算白扔啦！」火車誤了點，六點五分鐘還沒到，他就趁這機會又跑回去一趟，襪子果然找到了，托在他的掌心，他正在研究着襪子上的花紋，他聽他的太太說：

「你的眼鏡呀？……」

可不是，他一摸眼鏡又沒有了，本來他也不近視，也許爲了好看，他要眼鏡。

他正想回去找眼鏡，這時候，火車到了。

他提起箱子來，向車門奔去，他擠了半天沒有擠進去，他看別人都比他來的快，也許別人的東西輕些，自己不是最先奔到車門口的嗎？怎麼上不去，都讓別人上去了呢？大概過了十分鐘，他的箱子和仍舊站在車箱外邊。

「中國人真是他媽的……真是天生中國人！」他的帽子被擠下來時，他這樣罵着。

火車開出去好遠了，何南生的全家仍舊完完全全地留在站台上。

「他媽的，中國人要逃不要命，還抗戰呢！不如說逃戰吧！」他說完了「逃戰」還向四邊看一看，這車站上是否有自己的學生或熟人，他一看沒有，於是又抖着他那被撕裂的長衫：「這還行，這還沒有見個敵人的影，就嚇靡魂啦，要擠死啦！好像屁股後邊有大炮轟着。」

八點鐘的那次開往西安的列車進站了，何南生又率領着他的全家向車箱衝去，女人叫着，孩子哭着，箱子和網籃又擠得吱咯的亂響。何南生恍恍惚惚地覺得自己是跌倒了。等他站起來，他的鼻子早就流了不少的血，血染着長衫的前胸。他太太報告說：他們只有一隻豬皮箱子，在人們的頭頂上被擠進了車箱去。

「那裏裝的都是什麼東西？」他着急地問，所以連那豬皮箱子裡面裝的什麼東西都弄不清楚了。

「你還不知道嗎？不都是你的衣裳？你的西裝……」

他一聽這個還了得！他就向着他太太所帶的那個車箱奔去。火車就開了，起初開得很慢，他還跟着跑，他還招呼着，而後只得安然的退下來。

他的全家仍舊留在站台上，和別的那些沒有上得車的人們留在一起。

「走不了，走不了！誰讓你帶這些破東西呢？我看……」

「不帶，不帶！什麼也不帶，……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

「讓你帶吧！我看你現在還帶什麼！」

豬皮箱不跟着主人而自己跑了，飽滿的網籃在枕木旁邊裂着肚子，小白鐵鍋擰得非
常可憐，若不是他的主人，就不能認識他了。而那個黑瓦罐竟碎成一片一片的。三個行
李只剩下一個完整的，他們的兩個孩子正坐在那上面休息。其餘的一個行李不見了，另
一個被撕裂了，那些舊報紙在站台上飛，柳條箱也不見了，記不清是別人給拿去了，還
是他們自己抬上車去了。等到第三次開往西安的車，何南生的全家總算全上去了，到了
西安一下火車，先到他們的朋友家。

「你們來了呵！都很好！車上沒有擠着？」

「沒有，沒有，就是丟點東西，……還好，還好，人總算平安。」何南生的下眼臉
之下的那兩塊不會運動的筋肉，仍舊沒有運動。

「到那時候……」他又想要說到那時候可怎麼辦，沒有說，他想算了吧！抗戰勝利
之前，什麼能是自己的呢？抗戰勝利之後，什麼不都有了嗎？

何南生平靜的把那一路上抱來的熱水瓶，放在了桌子上。

紫波女士

陳白塵

提起紫波女士，嘿，那真是，真是頂頂了不起的一個不平凡的女性！

不說別的，單講姓名籍貫，就够你瞧的！把得有位小報的記者訪問過她：「紫波小姐，您當然不是姓紫嘍，可是？」

紫波女士馬上雙眉緊蹙，但還裝着笑容，輕聲答道：「是的。」

「那末？」——小報記者還是討厭地追問。

紫波女士的長睫毛垂下了，雙眼皮也熨平了，深思着似的，答道：「姓名不過是個符號，管它姓什麼呢？」接着是一聲輕微——輕微到唯恐被人聽見，但偏偏又被那聽覺銳敏的記者聽去了的，用微笑掩飾着的歎息。

記者惶惑地沉默了一下，但還是貪婪地兜着圈子又問：「聽說紫波小姐的令堂大人是？」——

這是觸動紫波女士傷心的處所了！起初，她是那末驚訝地「唔」了一聲，接着是顫慄的低音：「這個……，」終於鎮定而堅強地，雙目注視着天空，宣誓式地說道：「您

不必問這個問題罷！我可以這樣告訴您：我自己，是個完全的中國人！而且是抗戰的中國底一個國民！——這就夠了。至於別的，我想和我都是沒有關係的！一說到這兒，聲音由於顫動而低沉到聽不清楚了。

客人都不得不得不為之驚訝而歎息了。但他的神聖的職務，使他不能再追問一句：「那末老太太此刻在哪兒？」

主人的感情像是抑制不住，興奮而沉痛地數說着：「我是沒有家鄉，沒有家庭，沒有親戚，沒有故舊！……」在一個最高音上，主人的語言突然中斷。而主人的身體已經的手帕從頰上偷偷掠過。

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個電影畫面啊！後來那記者在訪問特寫上說，他自己都流下眼淚來了。而依他的揣測：紫波小姐的母親如果不是一個日本女人，便是個白俄。但不管是那國人，紫波女士一方面是個深明大義的抗戰女性，而另一方面，卻又是個玄奧莫測的神秘女郎。——哦，對了，那篇訪問記的標題便是：「謎樣的神秘的抗戰女性。」

關於這些揣測，好像都是徒勞的。你要證明紫波女士的家庭，是比證明先有雞蛋還是先有雞還要困難。不過每一種推測，都有若干事實的根據。也不能說毫無理由。比如

主張日本派的人說：紫波小姐的身材不够高，她高跟鞋是不肯離腳的，而跟高在三吋以上，都是在「拔佳」特別定做的。這是一種從人種學上得來的證明。並且，據日本派考證，紫波女士的眼皮本來是單的，單眼皮是日本女人的特徵。如今紫波女士之成爲雙眼皮，那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美容醫院宣傳廣告的「人證」。而且，這考證在紫波小姐的眼皮上還可找到綫索：便是當她的眼皮下垂到在鏡子裏看不見自己的影子時，雙眼皮的紋路便會泯滅，單眼皮可就恢復舊觀。——但這證明有時是會惹起紫波女士擁護者的反抗，說這是對於她的侮辱。因爲紫波女士是個極爲前進的女性，她是不會注意這些身體上細微末節的。雖然她是很愛美的。——但日本派的考據家不能緘默。他們會再舉出紫波女士的鼻樑骨，也是施過手術的來證明，儘管這證明對於紫波女士的人種問題，並無直接而積極的幫助。——另外，紫波女士在和朋友分別時愛說：「山約拉拉」。也是日本派論者引爲得自母親的習慣的一個證明。不過這一點，紫波女士曾經聲明過她的理由：「山約拉拉」比「再會」或「葛得罷也」說起來要柔媚而溫和得多。——不過，紫波女士自從流戰以來，已發誓不再講「山約拉拉」，而代替以雄壯有力的另一種語言：「得死龜哦大尼亞」了。

可是正因爲紫波女士的這一改變，給予白俄派一個強而有力的新的論據。這論據就

更加强了固有的幾個理由。比如說，她是喜愛蘇聯歌曲的，終日哼着「快樂的人們」和「青年航空員」之類；她更愛蘇聯電影，以前上海北四川路的上海大戲院裏時常看見她的踪跡。而從性格上講，紫波女士的熱情，與其說近乎日本人的，不如說是與蘇聯的相似，當她新認識一個相當有名的人物的時候，在第一次，她便能和你很親切地談起關於你的生活和工作。比如你是個救亡工作者罷，她馬上會跟你討論起如何動員民衆，如何發動游擊戰爭等等的問題。但到第二次再見面時，她儘可以忘了你的名字，但不會忘了你人。她會熱情地拉住你的雙手，她會發出由衷的歡叫，她會做出很粗野似的派頭，拍你的肩膀。假如跟你熟識一點，她會抓住你的肩膀跳起來，甚至擁抱住你。——當然，反對論者是可以造出許多理由來反駁的：比如說，紫波女士在喜愛蘇聯的歌曲與電影以前，她是喜愛過美國的歌曲與電影的。而且，目前也還同樣地喜愛着。至於她的熱情，據說是從美國電影裏學來的。況且反對論者還有一個更堅強的反問：「紫波女士所喜愛的都是屬於新的蘇聯的，而她却是白俄母親所生，不正是一個矛盾麼？」但答覆這個反問的，是一個同樣有力的理由：「這矛盾是統一的。正因為她是白俄的母親所生，又正因為她喜愛和平的蘇聯底一切，更愛護受難的中國，在這樣矛盾中，才使她成爲一個若痛的，而且由於苦痛而變成神祕的女性！」

對於這許多論爭，紫波女士的表示，照例是這樣的，微蹙着雙眉，——據有些人說：在這時候，她的雙眼皮的眼睛是最富於神祕性的。——輕輕搖着頭，從那鮮紅的嘴唇裏吐出很憂鬱的調子：「這有什麼意思呢？像我這樣一個人的身世是值得談論的！」但是大家爭論得更起勁，因為它是無法揭開的謎。

成爲謎的，是不僅止於紫波女士的家庭的；她的生活，也同樣引起人們的注意。記者也會問過：——

「紫波女士，作爲您的生活來源的職業，就是？——」

紫波小姐輕輕一笑：「寫作生活也說不上什麼職業。」

……「寫作生活不是很夠清苦麼？」

「橫豎我倒是清苦慣了的。」她踢踢高跟皮鞋的尖子。「在中國，文人與窮是勢不兩立的；尤其是我們寫詩的，更不用說。」這時紫波小姐發覺記者在觀察室內佈置了，他的眼睛正落在克羅米絲絨沙法上。便加了補充：「像我還算好，住在朋友家裏，生活倒很安適。」

忽然，紫波小姐驚叫起來了：「哦！——怎麼下雨啦？」她的手指鬆散着，半掩在驚慌得張開的嘴唇上，看着鋼鐵窗外的濛濛細雨。街上溶漾着霓虹燈的霧似的影子，街

沿上的梧桐葉上滴落着水珠。

記者正咕嚕着「早就下雨了！」驚異地走過來，紫波女士便以頹喪的姿態，半斜身靠在窗邊，盯住梧桐葉上的雨珠，透出一聲幽怨的歎息：「您知道我看見這葉上的水珠，想起什麼了？」

沉默了片刻。

「這水珠，……使我想起了那窮人的眼淚！從他的眼淚裏，我又看見他們的可憐的生活！」紫波女士微微轉過頭來：「所以，我們的生活已經是太好了！」

當晚，據說她就寫了一首「雨珠」的小詩，送給一位詩人。名詩人居然毫不客氣地替她改作了，並和了一首一同刊在一個權威的文學刊物上。但紫波小姐並不氣，因為他們之間的友誼，是可以允許這樣做的。

但正如寫詩並不是紫波小姐全部工作一樣，這位名詩人也並不是她的唯一的朋友。比如劇作家唐先生，不僅是她一個普通朋友，有時，他的作品中的女主角，便是拿她做的模特兒。而這本戲也必然是弄她來演不可活。因此，紫波小姐的生活，是不能不花費很多時間在舞台上了。同樣，許多小說家，電影導演，也都成為她的朋友，並且，紫波小姐還不得不在朋友的堅強的邀請下，投身於銀幕上。

紫波小姐的生活是複雜而多樣的：她不僅寫詩，——自然，有時也寫點散文。從事舞台工作，在水銀燈下奔走；還得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比如：婦女協會她要參加，婦女救國會她也不能不到，文藝界戲劇界的集會固然少不了她，電影界的組織更是非有她不可的。再加着各項臨時集會，招待國際聞人，反對什麼或擁護什麼或援助什麼的運動，以及聚餐聯歡之類，人家都不肯把她的名字忘記掉，這叫她自己怎麼辦呢？所以紫波小姐異常苦悶，常常在家庭廣衆之中埋怨着：——

「這叫我怎麼忙得過來呢？這裏的會還沒有完結，那裏的電話又來了！我自己簡直不要做工作了！——唉呀！真是耍命！」

但紫波小姐是不肯讓人失望的，她雖然到後來忙得整天只在外面奔着開會、交際、簽名、吃飯、喝咖啡，晚上還得陪同知己的朋友跑跑跳舞場，但她也只好忍痛地犧牲自己寶貴的時間，對於第二天所有的約會，去到一到。

當然，赴約儘管赴約，紫波小姐心底裏是不高興的。逢人便是埋怨：「唉！這樣生活下去，我自己就完了！我自己就完了！那裏還有時間讓我工作呢？」甚至於連燙頭髮畫眉毛、打口紅的時間，都讓紫波小姐在埋怨着：「怎麼工作呢？這樣，我將要在社會上灌債了！」

幸而好，八·一三戰事一起，雖又讓紫波小姐忙了好些日子去開會、募捐、慰勞、演講，但因為紫波小姐不安於這樣平凡的生活，她離開上海了。

紫波小姐在一個廣大羣衆的會場上，激昂地講演着：「我們要分散到後方去！我們每個人要像一枝銳利的針，去刺激起後方的民衆！我們每個人要像一根規律的帶子，去組織起後方的民衆！貪生怕死的，過慣安逸生活的，讓他們留在安全地帶罷！」

這天，紫波小姐真興奮得可以！嘴唇上口紅被飛濺的唾沫帶跑了，飛機式頭髮讓羣衆擠得凌亂了，長旗袍的下擺，在下講演台時被高跟鞋的長後跟扯破了。——因此，立刻跑到鴻翔公司去定做一身嗶嘰的工裝，鴻翔的伙計雖然不大肯於接受，但在驚奇與老主顧雙重理由下，答應了五天取貨。

紫波小姐決定參加了一個向華北出發的宣傳隊，這不獨獲得宣傳隊全體熱烈的歡迎，整個文化界都起了注視，小報記者又忙着前來訪問，紫波小姐換了工裝，褲管罩到高跟鞋的後跟上，昂然地出發了。出發的前夜，她發表一首誓師式的短詩，叫「再會吧，上海！」表示在抗戰勝利之前是誓不回来的。

宣傳隊在熱烈地歡送下出發了。不久之後，寄了一篇通訊到上海，再後，又傳來在華北某處向某軍事長官獻旗致敬的消息，代表獻旗的便是紫波女士。再後，深入華北的

地，寄回上海的消息也就更少了。

但兩三個月以後，我們在武漢碰見了紫波小姐。

「怎麼，您離開宣傳隊了麼？」

紫波小姐憤激地聳肩上的皮大衣，說道：「是他們全體離開我了！」加上一個深長的慨歎。「我們中國的文化人是沒有辦法的！到處都要鬧人事糾紛！國家民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還有什麼糾紛可鬧呢？他們嫉妒我，排擠我，在工作上不讓我發揮自己的天才，不把工作放在第一義，叫我跟他們怎麼幹得下去呢？——這樣空洞的宣傳工作是沒有用的！更實際的工作多得很，在等着我們去做哩！——我在此地找工作。」

說完，匆匆地舉一舉手：「得死龜哦大尼亞！」裹緊皮大衣，又高跟鞋敲着樓梯，走了。

紫波小姐的生活跟武漢是同樣緊張的。她得和以前在上海南京的舊朋友們見面，又得要參加各種舞會，又得為各種問題發表意見而寫作，比如：「保衛武漢與婦女工作」之類的文章，又得要參加話劇聯合公演，而且，如今又多了很多的新朋友，如航空將士之類，也得要應酬應酬。

但忙，不能使紫波女士忘了自己應做的工作。那天，她到某某都去找老朋友唐先生

，談了一下目前演劇運動，便到美的咖啡店去坐坐。在調着咖啡的時候，紫波女士悠然地想起了「假如每個受傷的將士」，她微蹙雙眉，把眼皮重疊起，說：「都有這樣一杯咖啡喝，就好了！」

「是的！」唐先生說：「他們需要刺激！」

她很小心地用銀勺子將咖啡送進微張着的嘴裏，然後說：「但他們不一定要咖啡，如果有別種刺激，比如演劇之類，是更歡迎的！」突然，她像看見一條可怕的毒蛇似的叫起來：「哦！——老唐！我真生氣！我們的演戲爲什麼要集中在都市裏呢？爲什麼要演給那些安居後方，躲在租界裏的闊老們看呢？——我反對！」她在「對」字上，用她那柔和的拳頭在檯子上一擊，咖啡都嚇了一跳，她頓了一下，又起一塊點心，把嘴唇向上退開，讓出牙齒來，輕輕咬了一口，接着便說：「老唐，你們爲什麼不組織戰地劇團呢？」這兒接着又是一聲歎息：「唉！我真苦悶死了，簡直沒有工作做！這時候讓我在這兒舞台上出現，真難過！」

唐先生驚異地反問：「您真要幹戰地演劇嗎？」

紫波女士的眉毛一挺，——但馬上又緊蹙起來：「自然要幹呀，可是哪兒有這種工作呢？」

唐先生興奮極了：「拿瓶白蘭地來！——只要慫肯幹，馬上就組織！我在部裏已經有了計劃草案了！」

紫波女士把嘴唇一撮，衝出一個「哦！」然後，眉毛一蹙：「真的？」於是，她的手迅速而有力地像刀砍似的劈出去，跟唐先生的手握住，——沉默，——歡叫：「我快樂極了！」高跟鞋擂鼓似的敲着地板。

兩杯白蘭地舉起來。

自然，在第二天，這計劃是不會實現的。而紫波小姐也不能坐在那兒等。——她怎能放過一切工作的機會呢？比如，婦女總會的江先生被她碰到了。

「慫很忙麼？紫波小姐？」

「唉，要命！瞎忙！——盡是開會！開會！最近要到戰地去做演劇工作，——但這不是最必要的，關於戰區的保育事業，我想，是最根本，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了！——他們是未來的戰士，未來的國家的主人！我羨慕你們的工作！」

「請你來幫忙，好麼？」

「哦！——真的？——我快樂極了！」——握手。

最苦痛的事，是在各種工作還沒有能夠實行去做的時候，什麼開會、座談、聚餐、

演劇，——而且是舞台上的大公演之類的麻煩事，是不肯放鬆紫波小姐的。這樣，弄得她簡直發狂似的向人嚷：「這種生活太『那個』了！我怎麼過得下去呢？我不能不前進呀！快點給我點最切實的工作罷！」

答應紫波女士工作的當然很多，但有一樁，等到他們把聘書或者什麼證章之類送來以後，她一想到工作並不是抗戰當中最緊要的，她便會有點灰心。「一個人要做對抗戰有利的工作，最能發揮他的天才的工作！」他說：「比如演劇與保育工作，不能說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而對於我，也並不是最適合的！」紫波女士曾經向一位軍事長官說過；並且問他：「您說，是麼？」

這時汽車正開過江漢路，那長官望一眼天上的牛毛雨，點頭稱是。紫波女士便愁苦地低吟着：「可是一個最適合的工作，是如何難找啊！……」

長官正在找尋一家餐館的招牌，答應着：「是的，是的。」

汽車夫前面玻璃窗板上的雨點凝聚了，成了更大的點子，一點釘着一點，往下一衝，成了一條線，溜跑了。

「哦！」

長官吃驚地縮回頭來，只見紫波小姐雙眼釘住玻璃窗在發呆，「怎麼樣了，您！」

好像從夢中才醒來似的，手指輕輕掩着嘴唇，她恍惚地自語着：「哦，……我才看見什麼了！」不好意思地微笑了：「我這個人怎麼啦？」

「您到底怎末啦？」

「真奇怪，您看。」紫波小姐指着窗上的雨珠：「那不是雨水麼？那水珠不是向下流麼？我剛才看着它，看着它，不知怎麼一下，那在窗上流着的水，變成鮮紅鮮紅的血了！而是一瀉受傷將士的血！我一吃驚，便叫起來，才知道是自己在胡思亂想！——這真是笑話！……」

對方面安慰着她似的微笑了，「您是精神上受了什麼刺激了，下去吃杯法國葡萄酒罷！」

車子停在「大加利」門口。

紫波小姐看看杯裏紫紅的酒，當然又想吃了：「近來，不知怎麼，一見鮮紅的東西，就想到戰爭，想到前線士兵爲保衛祖國而流的血，……」她慢慢地舉起杯子，盛着眉：「唉，我一定有病了，是很重的神經衰弱！」酒杯停在半空中：「不過，在這時代，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怎麼會不成爲神經衰弱呢？」聲音略略高昂而激動了：「我們英勇戰士是那樣的爲國捐軀，是那樣的身受重創。我們的難民是那樣的遭受殘酷犧牲，我們

婦女是那樣的遭遇無端侮辱，難童更是橫遭殺害，這一篇血腥的慘史，不已經够叫每個人發瘋麼？……」酒漿潑到杯子外面來了，她才清醒點，同時聲調也變得低沉許多：「其中最可憐的便是受傷的將士，可憐他們願意爲國犧牲，但無情的創傷，偏教他們受無邊的苦痛！他們沒有親人，他們沒有安慰，他們沒有娛樂！」聲音逐步高揚，到此，戛然中止。——她的眼圈潤溼了，喉嚨也上了銹。

「慫別這末興奮。」做主人的如此勸慰着。

這時候，杯子才送到嘴邊。「我不是興奮，我是想，救護傷兵才是我們目前最緊要，最神聖而偉大的工作！可是沒有機會讓我去！」

主人驚異起來：「什麼？——總是希望？——」

兩隻紅葡萄酒的杯子，高舉起來。……

關於紫波女士出發的消息，又在武漢傳播着。可是傳播的內容，各各不同：當然有人說是隨戰地劇團去演戲，更有人說是參加前線救護工作。另有一些說法，是護送難童，或者是救濟戰區難民，或者是進某某醫院之類，——傳了好久之後，又有人說，紫波女士最後的決定是上西北了。但另外一個文化報上，却說她將回孤島的上海，從事敵人後方的文化工作。

惹得一些記者又來訪問她，這使紫波女士有點不高興。——真的，如今她開始討厭記者了。老是那末追東問西的。

「您最近就要出發麼？」

紫波女士裝出點笑容來，答道：「是的，但還沒有確定日期。」

「到底是做哪項工作？——戰地演劇團？還是救護傷兵？還是？」——

紫波女士平滑的額頭上略略起了皺紋：「關於這個問題，對不起得很，我此刻不便宣佈。橫豎到臨走的時候，您會知道的。」當然，紫波女士是不喜歡得罪人的，又笑了笑。

記者以爲自己很敏感，馬上換個問題：「聽說西北那方面，有朋友請您去？」

紫波女士以食指敲額角，追想着：「哦！西北？朋友是很多。——不過目前去不去，我也沒有決定。」

「那末，——」

紫波女士站起身，兩邊的眉毛略略集中一下：「沒有什麼意思。像我這樣一個人的行動，是值得採問的。——對不住得很，我馬上要去參加國際婦女聯歡會，不能再陪您了！」抱歉地笑一笑，舉手：「得死龜哦大尼亞！」一轉身，高跟鞋踏着快板，走

了，留下來的還是一個謎！

對於這個謎，當然又有許多爭論。以前在人種問題上的白俄派，當然多方證明她是去西北的。理由很明顯，當她在談話時，自己不會否認有去西北之意，而其他一切宣傳，不過是對這一行動的掩飾而已。而她之去西北，是和她的言行等等有着統一性的。在日本派則以為：回上海做敵人後方的文化工作，有着最大的可能；她的身體容貌可以說，是絕對日本型的，在工作上最優越的條件。說不定她是以最秘密的方法，回去行動的。——這在她的談話態度上可以看出：談別的，還敷衍幾句，剛要問她上海問題時，她就托故逃走了，這是一個心理研究上找出的漏洞！

爭論一直不肯終止，因為他們都是憑空地想像着理由。而事實又老是不給他們以證明，——紫波女士一直還沒出發哩！

但在一個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這論爭終結了，——我軍放棄了武漢。在放棄前一個禮拜光景，有人在飛機場碰見紫波小姐。「怎麼，您上哪兒去？出發了麼？」
「不，去看個朋友，馬上就轉來的。」她匆匆地揮着手：「得死龜哦大尼亞！」

找房子

端木蕻良

差不多每一個從武漢退下來，想入川的人，一想起找房子就頭痛的。在武漢的人，以爲四川是沒有辦法了，再添一隻耗子也是裝不下的。

所以黃桂秋小姐一想起到重慶的住處，真是爲難。旅館太貴，而且又叫罵得厲害，不好住的。看着手裏一張民生公司送給旅客的「爲君服務」的小報，那上說：連門口寫着「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的雞毛小店都住滿了。所以她更加着急。

民生公司船上的茶房，對旅客向來是客氣的。今天尤其客氣，他說：「小姐，要不得！你說船上擠，重慶比這兒還要擠！」

黃桂秋心裏想，這回糟了，這回到重慶，一定是進了沙丁魚罐頭。於是她眼前浮起一片人的海，許多腦袋，在那兒鑽動，許多的脚板，在那兒搖擺，比長江的水還要混濁還要翻騰。她想，這回完了！到四川祇有眼瞪瞪的，睡在蹙腳的馬路上。

電風扇蒲蒲地吹過一陣熱風來，外面人噤哩哇啦地講話，有點兒顛暈。她想，還是

跳出房艙去走一走吧，她從上面的艙位爬起身來穿鞋子，對面一個不尷不尬的人在望着她的大腿。她在心裏罵了一聲「討厭」，就跑到甲板上，一陣汗臭，使她非常的噁心。許多人在指着對岸講話，她一着急便像一條魚似的，鑽到大菜間裏。

「伊拉這個年頭噁噁理道。」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個時候四川還蠻好去格，格是房子伊挨沒辦法！」

兩個搭客在那兒談天，又是一個「討厭」。

可是怎麼辦呢？房子就和衣裳一樣，終究得住的。一串的不好過，使她心裏非常不舒服，真是見鬼，活倒霉來到四川。

忽然一個救星被她想起來——有房子住，絕對有。她想起李局長的帶個房子，她去是不成問題。她越想越有把握。一個局長，連一間體面的空房子還沒有嗎？李局長是她原來的同學，而且，……就是沒有房子，也得有的。她越想越有把握，不由得高興起來。房子問題解決了，而且舒服大方，頂理想的。一股得救的喜歡，又使她鑽進房艙裏來。房子，別人沒有辦法，她有辦法。

李局長是她的同學，那時候在學校裏，人家都管他叫「姜·巴魯」，也叫「牛皮」。那時候，他會追逐過她，還會跪過一條腿，向她求婚。現在她借住一間房子還能問

題嗎？她是看得起他。這是非常時期。

黃桂秋數着一點兒僅有的錢，房子是個大宗，她要是解決了，一切的事都好辦了。黃桂秋在漢口女師當音樂教員，漢口緊張之後，她就被裁掉了。她廣州有個姐姐，叫她去，說那裏吃住都便宜。一年四季只穿單衫子，就好過活。而且廣東人氣質也頂好，勇敢上進，容易合得來。而且遇必要時，還可到南洋去好白相。但是因為轟炸得厲害，她沒有去。忽然的她覺得四川也不錯，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天府之國，而且還有嘉陵江，嘉陵江水是藍的，碧綠，透明。還有峨嵋山，萬盞明燈朝佛頂。房子要有得住，這些都好去玩一玩。要是找到職業更好。假如是找不到，乾脆作救國工作，一切都解決了。晚上她睡得非常塌實，而且覺得越逃越有辦法。

到了重慶，她安排好了東西，在一個寄住在以仁小學的舊同事那裏，揩了臉，換了她挺漂亮的一套旗袍，去找李局長。

李局長的地址她是曉得的，可是又問了一次××稅局裏邊的人，免得弄錯了。從那裏又知道他的房子是很大的，所以她更覺得高興。

她想，見着他得怎麼說呢？呸！這算得什麼，還用那麼神經質，我就單刀直入好了。

「李局長……」

她會心的笑了。我不叫他李局長，還是像在學校一樣，叫他密斯特李，或者姜·巴魯，牛皮吧。

她決定叫他李局長。

李局長，我到重慶沒有地方住了，旅館找不到，你給我弄一間房子吧，要現成的，今天就住。

……他要稍稍一吞吞吐吐的，我就說：

「你的房子不好給我勻一間嗎？你的空房很多。不由的她又想起，他那可憐的笨拙的樣子，跪一條腿。」「桂秋，桂秋！」她幾乎有點可憐起他來了。

於是她就有房子住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走過了小樑子，到都郵街。一家茶食店，她買一罐咖啡。她想住在家裏，頭一天就讓老媽子去煮咖啡去。她一定不會煮，她教她。多神氣。她又買了一桶蘇打餅乾，她就喜歡吃蘇打餅乾，不喜歡吃牛奶的，蛋黃的，椒鹽的。找回來的零角子，一下塞在袋子裏，便跳上車去。命令車夫拉到雞街口。

剛好走到半路，正碰見警察在那兒維持秩序。行人靠左邊走，地上不許隨便吐痰，

人力車不許停在妨礙交通的地方，是什麼宣傳週。還有許多人打着白旗子在那兒捐款。

重慶市蠻像樣子，有川鹽，美豐兩個大樓在那兒對峙着。霓虹燈的招牌也很多，買賣好像頂起勁的樣子。重慶居然不像她想的那樣壞。居然是個大都市。

忽然一羣穿童子軍裝的小學生，跑過來了，向她捐款。

又是一個「討厭」，剛到四川還沒有吃，還沒有地方住，就得捐款。

「捐過了。」

「無論如何，請你捐一點兒吧！」

「的確是捐過了，我剛從漢口來。」

「捐一點吧。」

「一個小學生給他行了個敬禮。」

「不捐就是不捐，行敬禮也不捐。」

她踏着板車催車夫快走。

一羣穿着童子軍制服的小學生，在後面失望地看着她，她不捐款，穿得那麼闊氣。

沒道理，房子還沒住成呢，怎麼好捐款呢？情緒就不對。彷彿主持捐款的人，壓根兒就沒有心裡學上的常識。人的情緒都不對，怎麼好自動捐款呢？真討厭，真討厭。一羣，她

前邊又是一羣小學生，擁上來了。這羣小孩子，如同是經過難的特殊訓練一樣，他們居然能夠分工合作。打小旗的打小旗，攔住去路的攔住去路，捐款的捐款，寫收條的寫收條。

當前站在面前的便是一個長得非常結實的小童子軍，把胸脯挺得挺高，一派興高采烈的樣子。似乎每個人都應該捐款，都應該把錢傾倒出來。使前方英勇的將士，得到他的保暖的衣服，得到他們充足的子彈。他的紅潤渾圓的小臉蛋兒，就是新中國一個很好的象徵。那小孩子理直氣壯的站在那兒，并不動搖，也不退縮，確信捐款是非捐不可，不捐的就是不愛國。

黃桂秋用手抖動一下身上的旗袍，便說：「車夫……」
車夫便想拉起車來跑。

旗袍上的閃花，銀鍊似的叮叮顫抖，車子便向前跑走了。

這些小學生可不是預先準備下伏兵，沒出三步遠，又遭遇了埋伏。

黃桂秋並不是捨不得那一星半點子的錢，祇是情緒不對，她房子要是住得愜意了，比如，真的李局長那兒住得成，她情願拿出兩塊錢來也好。雖然她的錢包現在已經不願向人展覽了，那裏錢不多。

這種一步一封鎖的辦法，越加使他愉快。簡直令人動火。這樣的破壞別人的心情，無論在道德上和公民的責任上，都是講不通的。而且，……。

「你不愛國嗎？」

那個站在面前的小孩子居然毫不放鬆，顯出咄咄逼人的樣子。

黃小姐真是氣得快要爆了。她剛剛來到重慶，什麼事情都沒作好，前邊正好房子在等着她去住，可是祇是這羣小鬼頭纏住她不放。

現在要是捐了錢，豈不更糟，方才不是和他們戰鬥了半天了嗎？要是馬上投降，不像話，說不過去。

「沒有。」

「捐一點兒吧！」

小紅臉，臉全紅了。

「沒有就是沒有！」黃小姐索性把臉兒一擺，不作理會了，眼睛往上看。軍便拉開走了，跑得比先前更快。

沒見過，今天該她倒霉，一頓好心情，都讓他們給鬧毀了。終歸是四川不該來，頭一天便不是好兆頭。

器。

可是，四川也不那麼壞呢，比如通江的銀耳，合州的桃片，瀘州的橘酒，成都的

器。

忽然的，她就想起今天的同事告訴她：
四川竹器交關好用來，又便宜，又漂亮，你不是頂講美術的嗎？連林主席的傢俱都是竹器作的呢！又樸素，又耐用！

是呀，有好房子必得有好傢俱，還是看看傢俱去。我往他們房子，自己重新佈置。
姜·巴魯該多俗氣，他不會佈置好房間的。我自己帶來傢俱，多神氣。我說：

「我把傢俱都看妥了，你叫人去抬去！」

她一高興，叫車夫停下來。

「拉車的，你知道那兒有賣竹器的嗎？竹器，就是『竹子』那個『竹』，用竹子作的椅子，牀，竹傢俱，你曉得嗎？你明白嗎？」

車夫一面擦着滿臉的汗水。一面強力去理解對方講話的義蘊。

「明白了，我拉你去！」

車夫拉她到一家竹器店停下

要全堂的傢俱，竹子的，好多錢？黃小姐翻折行李袋，選定了三套藤椅和竹器，她

尤其喜歡那張牀。統共才三十五塊錢，連放點心盤子的茶几都有了，放臉盆子的架子雖然樣子不好看，不過倒也別緻。

「這些我定了，我明天派人來取，別外賣。」

老板說下江關人都來了，他們賣得好，頂好交點定錢，否則不能擔保不外賣。三十五塊錢，在現在的黃桂秋雖然是大個宗，但是爲了「做面子」，爲了給李屈長看，買就買定了，反正房子不花錢。她交了五塊錢的定錢。

這一套交易嗎，還引她歡喜。坐在車上還覺情不自禁。

她跳下車來，爹把車夫三角錢，便去叫門，她尋了半夫電鈴沒有，便去扣門環。

下人把她引到客廳裏，門外便整近一個年青的女人來，一定是李太太。

一直沒料到，她對他太太說什麼，她毫無準備，她沒想到最先見到的是她。

「這位是……」李太太擺出主人應有的身分來，來招呼客人。

呃，我想起來了，是黃小姐，黃小姐，謝謝你，你來看望我們，你來到重慶很久了，吧？」

「我，我來得不久，我早就想來看看你們的。」真是糟糕，李太太，她沒預備，她沒想到最先應酬的是李太太。

而且更糟糕的，是李局長也拐進來了。

「呵，仲卿！」李太太在叫他的學名。「仲卿，難得黃小姐來看望我們。……」於是她又轉向黃桂秋：「你不常出來吧？你住在那兒？我明天去看你。」

黃桂秋祇是發急，她含含忽忽的。她真發急，她從來沒想到，自己做事會這樣不老練。

「不要勞乏你了，我住在一個親……。」她的房子的夢算完了，她自己的虛偽揭穿了自己的虛偽。

「唔！你親戚家裏，在啥子街，重慶我頂熟，還是我看你去吧！」

「在個小巷子裏，我簡直弄不清，這個地方，是衣食住行，全不像樣子的。」

「可不是呢……。」

「呵，黃小姐你們先談」談，我去辦公。」李局長看了一看和他塊頭一樣大的一塊腕上的方型手錶，把衣服用手彈了一彈，便上樓去。「黃小姐，今天在這兒吃飯走吧，我去一哈，就馬上轉來的。」

於是便上樓去了。

「你看我們木器好的嗎？都是仲卿在成都運來的，真是要得嘛。」一隻楠木椅子，

要十塊錢。要是在上海，頂頂公道格，也要六十塊洋銀。」

「仲卿，他這些日子很忙，抗戰的期間，你想，我們國家平常的收入，全仗着關鹽統。現在，關稅鹽稅大半都落在敵人的手裏，我們就靠統稅是個大宗了。仲卿，每天都爲着這個焦慮着。仲卿……。」

「仲卿，這些日子更忙起來了，我們後方的將士，在前方浴血抗戰，我們在這裏享福。真是，在良心上講，太難過了，我們實在是慚愧。仲卿也忙着發起募寒衣運動。所以他頂忙。我總說，我們就要有血氣，在炸彈沒有落在頭上的一天，就應該爲國家效力。才這——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仲卿……。」

李局長笑嘻嘻的走下樓來了。他重新換了一身衣服，是圓領的川緞的大袍，外邊罩了一件黑馬褂。

「黃小姐，……好極了，你今天來好極了。」

他走到黃桂秋的面前，非常的熱誠而且自然。他順手拖過來一張紅木茶几，擺在黃小姐面前。

几子上有老大一隻銅墨盒，一管水筆和印泥。

「黃小姐，你多捐一點吧，多捐多有福，少捐多受苦……。」這個多俗氣的婆，也

魯正在企圖打圓場，來創造捐款空氣。

「這是葉太太捐的，她你認得，一九三五班的，在學校叫吳露茜，一百塊，……這個把二門的，校隊。他現在在農本局，作事，他不是在那經濟系，還當過兩天助教嗎？他捐得太少了，二十塊，我們不去看他，你看，蘇先生……」他指着他的冊子上的名字，黃桂秋知道是原來學校的歷史系主任。「他捐的哦，還可以，……榮譽座，二百塊，……桂秋小姐，捐一點兒，……前方受苦，我們享福。……」

李局長把臉抽縮成一個肥碩的四川桔柑一般。「漢口的天氣不像這裏，比我們這裏早就涼了。寒衣運動實在是刻不容緩。……請允許，我吸一枝煙，不妨害你嗎？」

「好的。」黃小姐很大方的在微笑着。「我捐多少錢呢？」她顯出慚愧而且謙虛，於是吃吃的笑着。「今天是吟子號頭？……」擺動着頭，在左右找日曆。

那大塊頭把一架案頭日曆拉過來。「糟糕，那太少了，今天是八號。」

「我有個習慣嗎？」黃小姐很嬌媚的向李局長看着。「今天幾號我就捐幾塊錢！」

「那麼等到月尾再捐好了。」

「誰要你們那麼性急來着，……要不然乾脆不捐好了。」

「捐吧，捐吧！」李局長連忙拿冊子過來，並且拿水筆。

黃桂秋很急促在皮包裹裏拿出十塊錢來。

李局長很資產階級的，諂媚的學着四川商人的口語。

「靡找，靡得另分分。」這個姜·巴魯永遠是笨拙的，詼諧的。然後提起筆來，在捐冊上寫：

「李仲卿經募黃桂秋小姐捐款十元正。」

黃桂秋的眼光，癡癡的落在他們由成都運來的樟木傢俱上。

火腿

端木蕻良

魏小川先生是火腿專家，他的故鄉，是離金華不遠的義烏，他常常以自己的出生地自傲，因為祇有在這兒，才養育了他對於火腿有關的豐富常識。

譬如：兩虎口零一巴掌長的火腿為最好吃。春腿不如冬腿好。每一缸火腿必須放兩隻狗腿。火腿必須在不陰不燥的天氣裏曬。曬火腿的時候有師傅。師傅把手在空氣裏一伸，認為可以曬了便曬。空氣太燥了，油便浮出來了。空氣太溼了，腿又起霉。曬腿必須得通風，太通風了也成不，皮肉都變瘦了。曬火腿的豬祇用腿肉，其餘的都不要。所謂的金華火腿，並不是出在金華，因為義烏沒有名氣，所以不傳。其實火腿是義烏的最好。看火腿得看色氣，看皮看燻，看燻的到不到。看肉看紅，看紅的老不老。

而義烏的火腿則以魏小川先生家的為最好吃，因為他有自製的醬油，把曬好的腿再塗上一層醬油，重新掛在廚房裏燻上一個月頭，再來取用。據魏小川先生說，這肉養過龍肉。關於醬油，除了魏家自己造的之外，日本造的大連醬油還可以。天津宏中醬油，

也還免強，其餘的便不行了。魏小川先生不但對於火腿的知識豐富，對於火腿的烹調方法也高明，火腿蛋絕不能加醬油，稍稍用一點鹽就行了，倘能用官鹽則最好，自流井鹽便不成了，久大精鹽簡直不能用，——硝鹽則不屑談及了。火腿燒菜心，菜心必得先用油過了，然後用雞湯煨，這再加進火腿才配得過來，青菜的苦味也被取消了。火腿東瓜湯頂頂的大秘密是不能加開陽。至於火腿豆腐，火腿白菜，火腿粽子，火腿饅頭，火腿月餅，……則更是魏小川先生的拿手好戲，他說他做的比冠生園的好，而且一定要請冠生園的老板來親口吃一回，讓他當面佩服，不過一直沒有實行罷了。

但是這一個月以來，魏小川先生沒有火腿好吃了。其實魏小川先生在逃難的途中，準備的火腿可不少，一路吃過來，直到逃到重慶還喫剩下四隻，魏先生認爲這四隻若節省着用，祇少還有半年好吃。其實四川是有得雲腿好買的，不過魏小川先生看不起它，他說：「雲腿還算腿？你看它那頂呱呱的什麼雲南宣威浦，什麼在廷兄弟，什麼罐頭公司的牌子的罐頭，簡直是一罐臭牛油，提起來就作嘔！」其實雲腿也自有它的一批擁護者的，而且還誇說比金腿好，就像說茅台比大麴好一樣。因此，魏小川先生便連雲腿擁護者也都一道卑夷。

與他同一論調的有的鄉前輩毛老先生，現在他是××通俗圖書館的館長，所以每一

談及，兩人都是唏噓不止。覺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魏小川先生到來重慶賦閑得久，兩人在感慨唏噓的共同憤慨下，便成了知交，知交之餘，魏小川先生便想請求毛老先生讓他到圖書館裏辦事。請求之後，魏小川先生家裏所有的這僅剩的四隻火腿，便變做兩對掛在毛老先生堂屋的大樑上了。

而魏小川先生家裏，從此便沒有火腿吃。

每次吃飯都是冷冷清清的。一盤菠菜湯，配上兩碟泡菜，或者是一盤白菜湯，配上兩碟泡菜，菠菜或者白菜上面，都祇能輕漂漂的浮着幾片白肉了。壓四角的淺淺的剛剛足够滿裝盤心的四盤小菜，既不是火腿煎蛋，也不是火腿豆腐，而是竹筍炒肉，豆瓣洋山芋做醬泥之類了。

而魏太太也感到家庭大變，魏先生對她不再那樣溫柔和順了，每一看見飯桌擺上，便要大發脾氣，說：「中國豈有此理，好地方都沒有了，你看就剩巴子國人，吃他媽的巴子菜！」

魏太太非常害怕而且膽小，每天都想把菜做得好些，而且竭力對丈夫宣傳四川的口味，還特別聲明四川菜去溼氣。

「你看四川的口味也不錯呀！你看人家都說姑姑筵……」

「它可比得上鴉鳥火腿？」

魏太太毫無辦法，便祇能命令老媽子在菜裏多加豆瓣醬，所以魏府的家庭菜單，真是稱得起滿堂紅，整個的桌面，都是棘子世界，直使九歲的小少爺，都辣得咧着嘴唇哭叫起來的。

老媽子看不慣這家庭的翻天覆地，便偷聲的問太太。

「老爺的事情可還沒有找着？」

「那裏是——他是因為沒得火腿吃。」

老媽子不知道火腿還有這些法力，硬懷着滿肚子的蹊蹺，忍下去作菜去了。

火腿沒有不打緊，不但魏家吃勿消，而且影響所至，幾乎危及全國。因為一向樂觀的魏小川先生，從此真是痛憤到極點。

「你看國家怎樣好？吃不像吃，住不像住！」

「當權者，各據要路津，懷才者，徒嘆吾道貧！」

毛老先生在這一點上，雖然也是魏小川先生的同調，但依然沒有很順利的，很明朗的，使他確定的在圖書館裏行走，這使魏小川先生益發憤慨。

「國家成什麼樣子？真是他媽的，一場鍋粥！」

從前魏小川先生，認為世界上祇有中國好，因為中國有義烏火腿，別的國家死也作不出，祇有屈服。

而現在在中國去失義烏火腿了，所以祇剩一場擠粥！

「真是他媽的一場鍋粥！」

這成了魏小川先生近來唯一的口頭語。

「一場鍋粥！」真是，魏小川先生太痛苦了。

幸而魏家終於有救了。這是以前他所意想不到的。

又有朋友從浙江逃出來，爲了求魏小川先生替他找找房子，所以送來兩隻頂理想的火腿，送來作晉見禮。

歡天喜地的魏小川先生便復活了。他又有了兩隻火腿。兩隻！這之後恐怕一隻也不會有了吧，他寶愛着這兩隻難得的火腿。

但是魏小川先生終於把自家對於火腿知識的一切運用都收藏起來，決定依然把火腿送給毛老先生家裏去。他還功虧一簣，……再加一滴，便變色了。他賦閒得太久，他想到通俗圖書館裏去辦事，假設魏小川先生也有他的理想的話，那麼，這就成爲他的理想了。而且是惟一的，因爲除去毛老先生之外，他是毫無門路可走。

魏小川先生那天把衣服穿好，把喉嚨乾喇了兩聲，決定到毛老先生家，把兩隻火腿送去。

可是魏太太一定要他去送小寶看病，說小寶到四川受了溼氣。而且還自告奮勇說她去送火腿好些，因為就便還可以拜托拜托毛家的夫人，因為裏裏外外都打通了好辦事。老爺那天也居然福至心靈，猛可的想起現在走太太路線成功的人真是太多了，所以，這次也便放任太太出馬走這一遭，希望能補他外交功夫的不足。所以一點兒也沒發脾氣，祇親手寫了一張很風雅的便箋，說明：「送上義烏火腿兩隻，家鄉風味，幸勿見晒也。」便帶着寶兒看病去了。

到下午太太回來，可不就帶來了喜信。太太說：

「可不是毛太太真是知遠知近的，先是道了謝，還說你的事一定是不成問題。」

所以魏小川先生也感到三個月以來所沒有的快活，自己那天親手跑到廚房裏面，作了一盆豆瓣鱈魚，連老媽子都說：「老爺的手藝真好！」

而且魏先生又說：

「看報上的社論，中國是有希望的，中國準備第二階段的堅決抵抗。」而且魏小川先生還拼命看通俗圖書館管理草案，後顧及前瞻，……而且自己還寫了……

一個關於購買書報的意見書，主要的意見，是：「應審其黑白，以免漢奸理論乘機混入，覆水之杯，為時已晚，……」寫完了，後面題清「浙江金華魏小川氏謹擬」。然後小心翼翼蓋上兩顆大方印，一顆是篆字陽文，一顆是隸字陰文。分明是義烏，所以寫成金華者，也是因為義烏名小，所以不傳。

魏小川先生真是興奮到萬分，覺得「工作」和「報國」的機會，就在眼前了，馬上就可以到圖書館去辦事。桌上雖然沒有了火腿，但單看看那紅澄澄的一缸辣醬油，就有無限意思。

而且魏小川先生還在家訂了兩份報紙，一份新華日報，一份大公報，坐在家裏，天天朗讀報紙。

「中國，這樣囉，還有希望。」

所以魏小川先生的職業也有了希望，他的六隻火腿會給他帶來他所夢想的樂境。火腿沒有虧負過他，他也沒有虧負過火腿。

而且更大的幸運來了。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毛老先生請客帖子來了。

這不是介紹魏小川先生和新同事來會面是什麼，一定的，……他的夢想，成了事實

，魏小川先生馬上年青了二十歲，對於太太的功績，嘖嘖稱頌。說：「要不是走太太路綫，恐怕絕對沒有這個成績。」

太太也特別高興，便對老爺說：

「我就不信，市上沒有真正的義烏火腿，這大的城市，那就搜刮得淨的？明天還是我親自出馬，我去給你買一隻來！」

魏小川先生還開玩笑，說：

「那可真是雙喜臨門。」

太太還有話，說：「等你飯局回來，我可以一定在桌子上，擺着一桌子的火腿菜，來吓你一跳。」

魏小川先生笑盈盈的穿起了藍袍黑馬褂，還拿了一根從宜昌帶來的河乾條的新手杖，去赴宴會去了。

魏太太隨着丈夫出去，便跑到廚房裏。

她手忙腳亂的忙了半天，不知從什麼地方，她弄出一隻火腿來。

她喊：「喂！張媽，來，快來！」

張媽登登的跑來，問她幹什麼。

太太提了一個烟薰火燎的東西給她看：「你看，火腿！」

「呀！」張媽吃了一驚，想到了老爺。連忙問：「是那兒來的？」

「買來的。」

「雲腿？」

「不是，這是老爺頂歡喜吃的。」

「呀！」

「快洗洗清爽拿來！」

太太滿身都是勁，親手作清蒸火腿。彷彿這一刻即是她平生最得意的晨光，所以不肯放鬆一點兒細微的節目，祇想表現得更好一點兒。

他知道老爺大事成功，今天回來一定歡喜，她做好了一大鍋子清蒸火腿，預備在老爺飽飽的肚皮之上，再打上一個歡喜的烙印。使他吃驚的一喜，因而確切的知道事業也來了，火腿也來了。

太太今天是有生以來最興奮的一天。

她一聽有扣門的聲音，不等老媽子來開門，便一個人跑出去，而且早已準備好了對老爺說什麼。

是查電表的。她開完了門，便輕輕的罵他一聲「赤佬！」然後自己也覺得今天忽然年青得可笑。

到晚上老爺果然回來了，太太迎上去，還頻頻回頭來看在擺方桌上那一盆滴滴香的清蒸火腿。

老爺帶來的是憤怒。

「呵！你爲什麼中飽了一隻？說！你爲什麼頂替了一隻？留下了一隻金腿？送了一隻雲腿？你想毛老先生那番頭，糞裏也嚼出蛆來，能瞞得過他嗎？」

太太馬上暈倒了，頭上起金花，但還支持着，立在那兒，她想，這樣還不要緊，只是事情不知道糟不糟。

「小氣鬼，小計算，女人就等於一個字，「小」！」

太太要哭了，並不怨丈夫，自己悔恨不該將事作錯，斷送了老爺的前程。

猛可的「這是什麼？」

老爺搶近桌子，走上去細看。才看出了這是一盆清蒸火腿。

「賊女人，我不在家，你還吃體己！」

太太伏在床上大哭起來。

她的腦子裏一切都變成虛無了。她想知道的還是丈夫的事情到底妥不妥，但是丈夫還不明白的對他說，只把那盆清蒸火腿一下子就推翻在桌面上。

他在地面上大搖大擺的走了兩通，回轉身來。

「賤女人，要不然個把科員我也捉過來當當，現在，媽的，司書不是司書，文牘不是文牘，弄了個『貼寫』，都是你，你！……」

太太居然是明理的，她擦乾了眼淚，還說：「那你不是又作了師爺了嗎？」

「賤女人，少說話，都是你。」

女人不管丈夫事情大小，既然有事了，便放開膽子過來收起那盆火腿，但是眼淚却重新流到盤裏去了。

老爺傻了似的癡癡的坐在床沿上，痛苦的點了點頭，便低聲的自語着：「我和火腿算結了仇！」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盆火腿。……

魏小川先生一個人在暗中繼續地想下去。……

在鍊鐵廠

荆有麟

太陽一落山，不，是黃昏籠罩了大地的時候。因為在四川，冬天是永遠看不到太陽啊！廠門口的電燈還沒有亮，我們就得走進工作室。搬運夫已將一切需用材料都放好了。鍋爐裏也冒出熊熊的火光。

將鐵條放進鍋爐裏，大而長的木柄鉗子便拿到手中，在鍋爐裏翻攪。直到鐵完全變了顏色，紅的像落山時的太陽。心裏便覺得輕鬆。這一鍋鐵算被我溶化了。專負翻鍋的同伴，拉動鐵鍊，將紅汁一齊傾到石槽裏。黑的鐵條，又被我填進空的鍋爐裏。再翻攪，再焦燥。等到紅的鐵質，再顯現在我的眼前，我便停止了翻攪。凌空，同同伴們聊幾句關天，有時也罵罵祖宗三代什麼的。

這樣子，約有七鍋鐵的溶化。我們就有一個半鐘頭的休息。因為靠近火，不特腦袋脹，眼睛也常常出魔。紅的鍋爐，常會變成海船，或草原，紅的鐵質，則更神妙；它會穿起鮮豔的五顏六色的衣裳，在我們面前出現，或跳，或舞，或唱歌，或招手。有時更

會發出悽慘的叫聲。這時節，要不離開鍋爐，毛病一定會出的。我的同伴方仁三，就是這樣跳進了鍋爐。在熊熊的火光裏，消失了踪跡。

因為我們有一個半鐘頭的休息，鍋爐也停止了呼吸，廠房裏，是安靜得多了。我們先用冷水洗一次頭。抽煙的，便跑出了廠房，蹬在空地上吸煙了。不抽煙的人，則躺在沙堆上，又聊閒天，彭朋是頂好說話的一個，這回仍是他開的頭：——

「老三！」他喊着靠在他背後沙堆上一個說：「你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趕快弄呀，弄成功，咱們跟你當馬弁去。」

被喊做「老三」的那一位，從枕在沙上的頭下拉出手，慢慢坐起來。眼睛先向四圍看看。才接着說：——

「吹啦！咱們工頭不答應。他說：上邊不許請長假。這回，連長是當不成啦。」

「爲什麼？」另外一個問。

「爲什麼？工頭說，我們都是老手。現在找還找不來，還能讓走嗎？」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是上前線去打仗呢？」彭朋總以爲「老三」人太不行，太不會講話。要是他彭朋，有親戚作營長，要他去打仗，他是非走不可的。工頭總不能阻擋愛國吧？可是。老三却這樣說：——

「怎麼沒說呢？他說：我們的工作比打仗還要緊！戰場裏少一個人，沒有關係。工廠裏少一個人，每天就要少出東西了。要是傢伙少，怎麼能同敵人打仗呢？他還說日本鬼子敢來打我們，就憑的是傢伙。並不是人多呀。所以，無論如何不讓走！」

「那麼你就打算不走啦？」彭朋再緊迫着。

「可不？有什麼辦法呢？人家不讓走，總歸不能開小差呀！」老三慨嘆了。

「要是我，非走不可！當連長總比在這裏拿錢多。你又是幹過軍隊的。碰巧打一場勝仗，嚇！怕營長不到手裏？再說，……」

彭朋的「再說」並沒說出來，工頭已經站在沙堆前。彭朋的話，全被他聽見了。不然，他不會這樣說：——

「老彭，別儘鼓動人呀。咱們現在是作的什麼工作？能說不是幫助打仗嗎？只要大家努力作，必有發達的一天。你們曉得，咱們在河南時，拿幾個錢？現在不是都加了一倍還不只嗎？公家又沒有苛待咱們。爲什麼在這個時候，要走呢？老三，你說是嗎？」

外邊抽烟的，已陸續回來了，掌火的伙子，已爆發起火焰。鍋爐邊的火力，又繼續響起吼聲。再沒有人聽工頭的談論，工具立刻被拿到手中。

轟轟轟轟……火焰噴到高空，鐵的條，鐵的塊，鐵的片，紛紛投進鍋爐裏，火力抵

禦着過堂時壓力，發出更大的吼聲。吞食着侵略者，溶化着壓迫者。將黑的鐵，揉成白色，終於溶化成區火一樣的紅色。而火反放出萬丈的光芒，閃爍着：淡綠的，青藍的，雪白的，金黃的，巨大的紐柱。在鍋爐四圍跳躍着，翻滾着，要不是同伴用手膀推我，我連鉗子都會忘記翻攪的。

但鐵，早已成了廢民。那種剛健的，堅硬的性子。在我面前完全消失了。就像豺狼被俘到獵人的繩索中，低眉垂眼時一個樣子。我朝後站，看着同伴拉動鐵鍊。鍋爐立刻離開原位，將蜷伏着鐵質，一齊傾下去了。「好啊！」我不禁歡呼着！

我再將鐵條，鐵塊，鐵片，投進鍋爐。我故意不拿鉗子去翻攪。讓火力自然消滅它。不！鐵是不會消滅的。在離開鍋爐的刹那後，它立刻被人親熱地送進機器的螺旋中了。一次轉動，兩次轉動，等到轉動完畢，與其他部分配合時。它還要受到更親切的撫摸。最後，它乘着輪船，乘着火車，有時也乘馬車同卡車。只要經過長途的旅行，它就要履行它的職務了。這時節，被保護，被養育，被清潔，得寵的像個獨生子似的。也就在此時，打擊着敵人，毀滅着敵人。報答了的被養育，被保護的恩澤，可是，沒有鍋爐，沒有火力，它是永遠無聞的。它是只能先被溶化過。

我填滿了第三鍋，剛剛開始翻攪。離我有五丈遠的另一個鍋爐邊，發出一聲慘叫。

發意地燃起大火，我尋他的來源。那裏火光，已經下降了。人也圍攏在一齊。好奇心催迫着大家，要去看個究竟。但職責，好像告訴我，離開崗位，就是放棄了職守。與遲到，是一樣違法時。我沒有過去，仍舊繼續我鉗子的翻攪。那邊的人漸漸散開了。鍋爐又繼續吼起。直到響過吃飯鈴。我才得有預聞慘叫聲來源的工夫。可是，用不着打聽。工頭副管理主任，都到我們食堂裏來了。解說事情發生的經過。

原來，所帶彭朋者，是敵人收買過的漢奸。不祇在四川，在河南，他就一直作着間諜工作。只因他人精明，努力工作。而且善說話。一直沒人懷疑過。可是，工廠已經接過關於他的行為懷疑的報告。正在進行偵查的當兒，剛好，他的不平的話，又被工頭聽見，在開始了二度工作時，工頭就去搜查他的床舖。結果，發現：敵人給他的命令，不特報告一切製造品的數量和名稱。還要他相機毀壞工廠。工頭報告過廠長以後。便以迅雷不及的手段，把他弄出去。而慘叫，就是他意識到敗露，想跳鍋爐而被巡警抱住後的哀鳴。

事情很簡單，却是影響太大了。每一個人都回憶起：與他相處的長久的歲月。從記憶裏，拉出他的談話回響動。不錯，爲了要求加薪，他曾暗暗地鼓動過罷工。更運動人偶，搗毀機器同鍋爐。他要不是漢奸，在這急切需要砲火的緊急當頭，爲什麼要毀滅這

全體工人依賴以生活的工廠呢？而況工廠的意義，還關乎中國軍事上的勝敗呢？

自這件事在工人們飯桌上公佈後，全廠的空氣，完全變更了。每一部分的工人，都愛惜他自己的機器。因為機器，就是他整個的生活淵泉。每一個工人，都熱中於他自己的工作。因為努力工作，才是他答覆敵人的表現。

飯後，沒有鈴聲響，機器已經轉動了。我們的鍋爐，也沒等鈴聲的催促，熊熊的火光，已吐出雜色而帶紅的金花。黑的鐵，照常投進去。又照常流進石槽裏。同伴們在感到眼花時，就唱起小調來，調劑自己的精神。魔再不出現於眼睛裏，那怕是作着十二小時以至十八小時的工作。因為我們自己就成了鐵。要以鐵的剛健同堅強來拯救被壓迫的同胞。

鍋爐又吼了。我再投生的鐵進去。我們全意識到：我們是吃着鐵，睡着鐵，穿着鐵，用着鐵的。抵抗侵略是鐵。建設新組織也是鐵。父母能生長我們。土地可以養育我們。唯有鐵，才是我們的保護者。鐵被溶化了，我看着同伴將它傾進石槽。我再投生的進去。親熱地，急切地，等待它的溶化。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三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大時代的小故事

每冊實價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老舍等

印刷者 新蜀印書館

桂林太平路十四號

發行者 文摘出版社

重慶川鹽三里十號

文藝出版社

歐 戰 側 影

賈 明 基 編 譯

波 蘭 側 影

賽披漢女士著 翁達藻譯

希 特 勒 如 是 誰

勞 士 寧 著 張 同 譯

多 瑙 河 的 浪 花

倫 基 爾 著 王 天 民 譯

大 時 代 的 小 故 事

老 舍 等 著